

五燈會元

十五

五燈會元卷第十五

雲門宗

青原下六世

雪峯存禪師法嗣

雲門文偃禪師

青原下七世

雲門偃禪師法嗣

白雲子祥禪師

德出緣密禪師

巴陵穎鑒禪師

雙泉師寬禪師

香林澄遠禪師

洞山守初禪師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
印



泐潭道謙禪師

奉先深禪師

雙泉郁禪師

披雲智寂禪師

舜峯義韶禪師

般若啓柔禪師

妙勝臻禪師

薦福承古禪師

清涼智明禪師

南臺道遵禪師

雙峯竟欽禪師

資福詮禪師

黃雲元禪師

龍境倫禪師

雲門爽禪師

白雲聞禪師

淨法章禪師

溫門滿禪師

大容謹禪師

羅山崇禪師

雲門常寶禪師

林谿竟脫禪師

韶州廣悟禪師

華嚴慧禪師

長樂政禪師

英州觀音和尚

韶州林泉和尚

雲門煦禪師

黃檗法濟禪師

康國耀禪師

山豐禪師

羅漢匡果禪師

滄溪璘禪師

洞山清稟禪師

北禪寂禪師

天王永平禪師

永安朗禪師

湘潭明照禪師

青城乘禪師

普通封禪師

淨源真禪師

大梵圓禪師

藥山圓光禪師

鴛湖雲震禪師

開先清耀禪師

奉國清海禪師

韶州慈光禪師

雙峯慧真禪師

保安師密禪師

雲門法球禪師

佛陀遠禪師

慈雲深禪師

化城鑒禪師

廬山護國和尚

天王徽禪師

廬山慶雲和尚

永福朗禪師

芭蕉弘義禪師

趙橫山和尚

西禪欽禪師

南天王海禪師

覺華普照禪師

鐵幢覺禪師

延長山和尚

福化克禪師

黃龍替禪師

大聖守賢禪師

天柱山和尚

雲門朗上座

纂子山庵主

青原下八世

白雲祥禪師法嗣

韶州大歷和尚

連州寶華和尚

月華山月禪師

南雄地藏和尚

樂淨含匡禪師

後白雲和尚

白雲福禪師

德山容禪師法嗣

文殊應真禪師

南臺勤禪師

德山紹晏禪師

黑水承璟禪師

不列章次

鹿苑文襲禪師

藥山可瓊禪師

乳明普禪師

中梁山崇禪師

黃龍志愿禪師

東禪秀禪師

普安道禪師

巴徭鑒禪師法嗣

泐潭靈澄散聖

興化興順禪師

雙泉寬禪師法嗣

五祖師戒禪師

福昌重善禪師

乳明居信禪師

不列章次

四祖志誣禪師

興化奉能禪師

天睦慧蒲禪師

建福智同禪師

延慶宗本禪師

大龍炳賢禪師

自巖上座

香林遠禪師法嗣

智門光祚禪師

灌州羅漢和尚

香林信禪師

洞山初禪師法嗣

福嚴良雅禪師

開福德賢禪師

報慈嵩高禪師

軋明睦禪師

廣濟同禪師

東平洪教禪師

泐潭謙禪師法嗣

丫山宗盛禪師

奉先深禪師法嗣

蓮華峯祥庵主

崇勝御禪師

雙泉郁禪師法嗣

德山慧遠禪師

含珠山彬禪師

披雲寂禪師法嗣

開先照禪師

金陵天寶和尚

牙峯韶禪師法嗣

松園穢朗禪師

法雲智善禪師

般若柔禪師法嗣

藍田縣真禪師

妙勝臻禪師法嗣

雪峯欽山主

薦福古禪師法嗣

淨戒守密禪師

清涼明禪師法嗣

清涼明禪師法嗣

目錄

五

祥符雲豁禪師

青原下九世

文殊真禪師法嗣

洞山曉聰禪師

南臺勤禪師法嗣

高陽法廣禪師

石霜節誠禪師

德山晏禪師法嗣

德山志先禪師

黑水璟禪師法嗣

黑水義欽禪師

五祖戒禪師法嗣

泐潭懷澄禪師

洞山自寶禪師

北塔思廣禪師

四祖端禪師

雲蓋志顛禪師

海會通禪師

洞山妙圓禪師

義臺子祥禪師

天童懷清禪師

寶巖叔芝禪師

五祖秀禪師

白馬辯禪師

水南智昱禪師

福昌善禪師法嗣

上方齊岳禪師

育王常坦禪師

金山瑞新禪師

夾山惟俊禪師

不列章次

乾明信禪師法嗣

藥山彝蕭禪師

智門祚禪師法嗣

雪竇重顯禪師

延慶子榮禪師

百丈智映禪師

南華寶緣禪師

護國壽禪師

九峯勤禪師

雲蓋繼鵬禪師

黃龍海禪師

彰法澄泗禪師

雲臺省因禪師

福嚴雅禪師法嗣

北禪智賢禪師

衡嶽振禪師

開福賢禪師法嗣

日芳上座

報慈嵩禪師法嗣

興陽遜禪師

德山遠禪師法嗣

開先善暹禪師

欽山悟勤禪師

不列章次

禾山楚材禪師

資聖盛勤禪師

鹿苑圭禪師

青原下十世上

洞山聰禪師法嗣

雲居曉舜禪師

佛日契嵩禪師

泐潭澄禪師法嗣

育王懷璉禪師

承天惟簡禪師

西塔顯殊禪師

慧力有文禪師

雲居守億禪師

令滔首座

洞山寶禪師法嗣

洞山清辯禪師

北塔廣禪師法嗣

玉泉承皓禪師

四祖端禪師法嗣

廣明常委禪師

雲蓋顯禪師法嗣

雲居文慶禪師

上方岳禪師法嗣

國慶順宗禪師

大滙懷宥禪師

太守許式郎中

靈隱雲知禪師

九峯鑒韶禪師

崇善用良禪師

雪峯象啟禪師

洞山永孚禪師

金山新禪師法嗣

天聖守道禪師

夾山俊禪師法嗣

夾山遵禪師

不列章次

五燈會元卷第十五

青原下六世

雪峯存禪師法嗣

韶州雲門山光奉院文偃禪師嘉興人也姓張氏幼
依空王寺志澄律師出家敏質生知慧辯天縱及長
落髮稟具于毗陵壇侍澄數年探窮律部以已事未
明往叅睦州州纔見來便閉却門師乃扣門州曰誰
師曰某甲州曰作甚麼師曰已事未明乞師指示州
開門一見便閉却師如是連三日扣門至第三日州
開門師乃授入州便擒住曰道道師擬議州便推出

日秦時輟轡鑽遂掩門損師一足師從此悟入州指
見雪峰師到雪峰莊見一僧迺問上座今日上山去
那僧曰是師曰寄一則因緣問堂頭和尚祇是不得
道是別人語僧曰得師曰上座到山中見和尚上堂
眾纔集便出握腕立地曰這老漢頂上鐵枷何不脫
却其僧一依師教雪峰見這僧與麼道便下座攔臂
把住曰速道速道僧無對峰拓開曰不是汝語僧曰
是某甲語峰曰侍者將繩棒來僧曰不是某語是莊
上一浙中上座教某甲來道峯曰大眾去莊上迎取
五百人善知識來師次日上雪峰峰纔見便曰因甚

麼得到與麼地師乃低頭從茲契合温研積稔密以
宗印授焉師出嶺徧謁諸方覈窮殊軌鋒辯險絕世
所盛聞後抵靈樹冥符知聖禪師接首座之說初知
聖住靈樹二十年不請首座常云我首座生也我首
座牧牛也我首座行脚也一日令擊鐘三門外接首
座眾出迓師果至直請入首座寮解包人天眼日後見靈樹章
廣主命師出世靈樹開堂日主親臨曰弟子請益師
曰目前無異路法眼別云不可無益于人師乃曰莫道今日謾諸
人好抑不得已向諸人前作一場狼籍忽遇明眼人
見成一場笑具如今避不得也且問你諸人從上來

有甚事欠少甚麼向你道無事已是相埋沒也雖然如是也湏到這田地始得亦莫越口快亂問自己心裏黑漫漫地明朝後日大有事在你若根思遲回且向古人建化門遮東覷西覷看是箇甚麼道理你欲得會麼都緣是你自家無量劫來妄想濃厚一期聞人說著便生疑心問佛問法問向上向下求覓解會轉沒交涉擬心卽差况復有言有句莫是不擬心是麼莫錯會好更有甚麼事珍重上堂我事不獲已向諸人道直下無事早是相埋沒了也更欲踏步向前尋言逐句求覓解會千差萬別廣設問難贏得一場口滑去道轉遠有甚麼休歇時此事若在言語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言語因甚麼更道教外別傳若從學解機智得抵如十地聖人說法如雲如雨猶被呵責見性如隔羅縠以此故知一切有心天地懸殊雖然如此若是得底人道火不能燒口終日說事未嘗挂著唇齒未嘗道著一字終日著衣喫飯未嘗觸著一粒米挂一縷絲雖然如此猶是門遮之說也湏是實得恁麼始得若約衲僧門下句裏呈機徒勞佇思直饒一句下承當得猶是瞌睡漢時有僧問如何是一句師曰舉上堂三乘十二分教橫說豎說天

下老和尚縱橫十字說與我拈針鋒許說底道理來
看恁麼道早是作死馬醫雖然如此且有幾箇到此
境界不敢望汝言中有響句裏藏鋒瞬目千差風恬
浪靜伏惟尚饗僧來參師乃拈起袈裟曰汝若道得
落我袈裟圈積裏汝若道不得又在鬼窟裏坐作麼
生自代曰某甲無氣力師一日打椎曰妙喜世界百
雜碎拓鉢向湖南城裏喫粥飯去來上堂諸兄弟盡
是諸方參尋知識決擇生死到處豈無尊宿垂慈方
便之辭還有透不得底句麼出來舉看待老漢與你
大家商量有麼有麼時有僧出擬伸問次師曰去去
西天路迢迢十萬餘便下座舉世尊初生下一手指
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
獨尊師曰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却貴圖
天下太平師在文德殿赴齋有鞠常侍問靈樹菓子
熟也未師曰甚麼年中得信道生僧問如何是西來
意師曰山河大地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
何是向上事師曰釋迦老子在西天文殊菩薩居東
土問如何是雲門山師曰庚峯定穴問如何是大修
行人師曰一楹在手上堂因聞鐘聲乃曰世界與麼
廣闊爲甚麼鐘聲披七條問一生積惡不知善一生

積善不知惡此意如何師曰燭問如何是和尚非時
爲人一句師曰早朝牽犁晚間拽杷舉雪峰云三世
諸佛向火燄上轉大法輪師曰火燄爲三世諸佛說
法三世諸佛立地聽上堂舉一則語教汝直下承當
早是撒屎著汝頭上也直饒拈一毫頭盡大地一時
明得也是剗肉作瘡雖然如此汝亦須是實到這箇
田地始得若未切不得掠虛却須退步向自己根脚
下推尋看是箇甚麼道理實無絲毫許與汝作解會
與汝作疑惑况汝等各各當人有一段事大用現前
更不煩汝一毫頭氣力便與祖佛無別自是汝諸人
信根淺薄惡業濃厚突然起得許多頭角擔鉢囊中
鄉萬里受屈作麼且汝諸人有甚麼不足處大丈夫
漢阿誰無分獨自承當得猶不著便不可受人欺謾
取人處分纔見老和尚開口便好把特石墓口塞便
是屎上青蝇相似鬪咬將去三箇五箇聚頭商量苦
屈兄弟古德一期爲汝諸人不奈何所以方便垂一
言半句通汝入路知是般事拈放一邊自著些子筋
骨豈不是有少許相親處快與快與時不待人出息
不保入息更有甚麼身心別處閑用切須在意珍重
上堂盡乾坤一時將來著汝眼睫上你諸人聞恁麼

道不敢望你出來性燥把老漢打一摑且緩緩子細
看是有是無是箇甚麼道理直饒你向這裏明得若
是箇門下好槌折脚若是箇人聞說道甚麼處有
老宿出世便好驀向嚙活我耳目汝若不是箇手脚
纔聞人舉便承當得早落第二機也汝不看他德山
和尚纔見僧入門拽杖便趨睦州和尚纔見僧入門
來便云見成公案放你三十棒自餘之輩合作麼生
若是一般掠虛漢食人涎唾記得一堆一擔骨董到
處馳騁驢唇馬嘴誇我解問十轉五轉話饒你從朝
問到夜論劫恁麼還曾夢見麼甚麼處是與人著力
處似這般底有人屈衲僧齋也道得飯喫有甚堪共
語處他日閻羅王面前不取汝口解說諸兄弟若是
得底人他家依衆遣日若也未得切莫容易過時大
須子細古人大有葛藤相爲處祇如雪峰道盡大地
是汝自己夾山道百草頭上薦取老僧鬧市裏識取
天子洛浦云一塵纔起大地全收一毛頭師子全身
總是汝把取翻覆思量看日久歲深自然有箇入路
此事無汝替代處莫非各在當人分上老和尚出世
祇爲汝證明汝若有少許來由亦昧汝不得若實未
得方便撥汝卽不可兄弟一等是踏破草鞋拋却師

長父母行脚直須著此子精彩始得若未有箇入頭處遇著本色齧豬狗手脚不惜性命入泥入水相爲有可齧嚼貶上眉毛高挂鉢囊拗折拄杖十年二十年辦取徹頭莫愁不成辦直是今生不得徹頭來生亦不失人身向此門中亦乃省力不虛孤負平生亦不孤負師長父母十方施主直須在意莫空遊州獵縣橫擔拄杖一千里二千里走這邊經冬那邊過夏好山好水堪取性多齋供易得衣鉢苦屈苦屈圖他一粒米失却半年糧如此行脚有甚麼利益信心檀越把菜粒米作麼生消得直須自看無人替代時不待人忽然一日眼光落地到前頭將甚麼抵擬莫一似落湯螃蟹手脚忙亂無汝掠虛說大話處莫將等閑空過時光一失人身萬劫不復不是小事莫據目前俗人尚道朝聞道夕死可矣况我沙門合履踐箇甚麼事大湏努力珍重僧問靈樹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樹默然遷化後門人立行狀碑欲入此語問師曰先師默然處如何上碑師對曰師上堂佛法也太煞有祇是舌頭短良久曰長也普請般柴次師遂拈一斤拋下曰一大藏教祇說這箇見僧量米次問米籬裏有多少達磨眼睛僧無對師代曰斗量不盡上堂

人人自有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昏作麼生是諸人
自己光明自代曰厨庫三門又曰好事不如無示衆
古德道藥病相治盡大地是藥那箇是你自己乃曰
遇賤卽貴僧曰乞師指示師拍手一下拈拄杖曰接
取拄杖子僧接得拗作兩橛師曰直饒恁麼也好與
三十棒上堂一言纔舉千車同轍該括微塵猶是化
門之說若是衲僧合作麼生若將佛意祖意這裏商
量曹谿一路平沈還有人道得麼道得底出來僧問
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曰餠餅曰這裏有甚麼交
涉師曰灼然有甚麼交涉乃曰汝等諸人沒可作了

是人道著祖意便問超佛越祖之談汝且喚甚麼作
佛喚甚麼作祖且說超佛越祖底道理看問箇出三
界汝把將三界來看有甚麼見聞覺知隔礙著汝有
甚麼聲塵色法與汝可了了箇甚麼椀以那箇爲差
殊之見他古聖不奈何橫身爲物道箇舉體全真物
物覲體不可得我向汝道直下有甚麼事早是相埋
沒了也汝若實未有入頭處且獨自叅詳除却著衣
喫飯屙屎送尿更有甚麼事無端起得如許多般妄
想作甚麼更有一般底如等閑相似聚頭學得箇古
人話路識性記持妄想卜度道我會佛法了也祇管

說葛藤取性過時更嫌不稱意千鄉萬里拋却父母
師長作這去就這般打野榷漢有甚麼死急行脚去
以拄杖趲下上堂故知時運澆漓代千像季近日師
僧比去言禮文殊南去謂遊衡嶽恁麼行脚名字比
丘徒消信施苦哉苦哉問著黑漆相似祇管取性過
時設有三箇兩箇狂學多聞記持話路到處覓相似
語句印可老宿輕忽上流作薄福業他日閻羅王釘
釘之時莫道無人向你說若是初心後學直湏擺動
精神莫空記人說處多虛不如少實向後祇是自賺
有甚麼事近前上堂衆集師以拄杖指向前曰乾坤
大地微塵諸佛總在裏許爭佛法覓勝負還有人諫
得麼若無人諫得待老漢與你諫看僧曰請和尚諫
師曰這野狐精上堂拈拄杖曰天親菩薩無端變作
一條御栗杖乃畫一畫曰塵沙諸佛盡在這裏葛藤
便下座上堂我看汝諸人二三機中尚不能搆得空
披衲衣何益汝還會麼我與你註破久後到諸方若
見老宿舉一指豎一拂子云是禪是道拽拄杖打破
頭便行若不如如此盡落天魔眷屬壞滅吾宗汝若實
不會且向葛藤社裏看我尋常向你道微塵刹土中
三世諸佛西天二十八祖唐土六祖盡在拄杖頭上

說法神通變現聲應十方一任縱橫汝還會麼若不
 會且莫掠虛然雖如此且諦當實見也未直饒到此
 田地也未夢見衲僧沙彌在三家村裏不逢一人驀
 拈拄杖畫一畫曰總在這裏又畫一畫曰總從這裏
 出去也珍重師一日以手入木師子口叫曰齧殺我
 也相救歸宗柔代云和尚出手太殺上堂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遂
 舉起手曰觀世音菩薩將錢買餬餅放下手曰元來
 祇是餠頭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
 形山拈燈籠向佛殿裏將三門來燈籠上作麼生自
 代曰逐物意移又曰雲起雷興示眾曰十五日已前

不問汝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來眾無對自代曰日
 日是好日上堂拈拄杖曰凡夫實謂之有二乘析謂
 之無圓覺謂之幻有菩薩當體即空衲僧家見拄杖
 便喚作拄杖行但行坐但坐不得動著僧問如何是
 佛法大意師曰春來草自青問新到甚處人曰新羅
 師曰將甚麼過海曰草賊大敗師引手曰為甚麼在
 我這裏曰恰是師曰一任躑跳僧無對問牛頭未見
 四祖時如何師曰家家觀世音曰見後如何師曰火
 裏唧螻吞大蟲問如何是雲門一曲師曰臘月二十
 五日唱者如何師曰且緩緩問如何是雪嶺泥牛吼

師曰山河走曰如何是雲門木馬嘶師曰天地黑問
從上來事請師提綱師曰朝看東南暮看西北曰便
恁麼會時如何師曰東家點燈西家暗坐問十二時
中如何卽得不空過師曰向甚麼處著此一問曰學
人不會請師舉師曰將筆硯來僧乃取筆硯來師作
一頌曰舉不顧卽差互擬思量何劫悟問如何是學
人自己師曰遊山翫水曰如何是和尚自己師曰賴
遇維那不在問一口吞盡時如何師曰我在你肚裏
曰和尚爲甚麼在學人肚裏師曰還我話頭來問如
何是道師曰去曰學人不會請師道師曰閣黎公驗
分明何在重判問生死到來如何排遣師展手曰還
我生死來問父母不聽不得出家如何得出家師曰
淺曰學人不會師曰深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怕
我不知問萬機喪盡時如何師曰與我拈佛殿來與
汝商量曰豈關他事師喝曰這掠虛漢問樹凋葉落
時如何師曰體露金風問如何是佛師曰乾屎橛問
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東山水上行問古人面壁
意旨如何師曰念七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日
裏看山師問僧近離甚麼處曰南嶽師曰我不曾與
人葛藤近前來僧近前師曰去僧問如何是和尚家

風師曰有讀書人來報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非
手裏藏身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久雨不晴又曰粥
飯氣問承古有言牛頭橫說豎說猶未知有向上關
楸子如何是向上關楸子師曰東山西嶺青問如何
是端坐念實相師曰河裏失錢河裏撿上堂函蓋乾
坤日機鉢兩不涉世緣作麼生承當衆無對自代曰
一鏃破三關僧問如何是雲門劍師曰祖問如何是
玄中的師曰堊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豁又曰鶻問
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普問如何是啐啄機師曰響問
如何是雲門一路師曰親問殺父殺母向佛前懺悔
殺佛殺祖向甚麼處懺悔師曰露問鑿壁偷光時如
何師曰恰問三身中那身說法師曰要問承古有言
了卽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償宿債未審二祖是了
未了師曰確師垂語曰會佛法如河沙百草頭上道
將一句來自代云俱僧問如何是一代時教師曰對
一說問不是目前機亦非目前事時如何師曰倒一
說問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向上與你道卽不難
作麼生會法身曰請和尚鑿師曰鑿卽且置作麼生
會法身曰與麼與麼師曰這箇是長連牀上學得底
我且問你法身還解喫飯麼僧無對師問額中順維

那古人豎起拂子放下拂子意旨如何順曰拂前見
拂後見師曰如是如是師後却舉問僧汝道當初諾
伊不諾伊僧無對師曰可知禮也問僧甚處來曰禮
塔來師曰謔我曰實禮塔來師曰五戒也不持師嘗
舉馬大師道一切語言是提婆宗以這箇爲主乃曰
好語祇是無人問我時有僧問如何是提婆宗師曰
西天九十六種你是最下種問僧近離甚處曰西禪
師曰西禪近日有何言句僧展兩手師打一掌僧曰
某甲話在師却展兩手僧無語師又打師舉臨濟三
句語問塔主祇如塔中和尚得第幾句主無對師曰
你問我主便問師曰不快卽道主曰作麼生是不快
卽道師曰一不成二不是問直歲甚處去來曰刈茆
來師曰刈得幾箇祖師曰三百箇師曰朝打三千暮
打八百東家杓柄長西家杓柄短又作麼生歲無語
師便打僧問秋初夏末前程若有人問作麼生祇對
師曰大衆退後曰未審過在甚麼處師曰還我九十
日飯錢來有講僧叅經時乃曰未到雲門時恰似初
生月及乎到後曲彎彎地師得知乃召問是你道否
曰是師曰甚好吾問汝作麼生是初生月僧乃斫額
作望月勢師曰你如此已後失却自在僧經旬日復

來師又問你還會也未曰未會師曰你問我僧便問如何是初生月師曰曲彎彎地僧罔措後果然失目上堂諸和尚子莫妄想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良久曰與我拈案山來僧便問學人見山是山水是水時如何師曰三門爲甚麼騎佛殿從這裏過曰恁麼則不妄想去也師曰還我話頭來上堂你若不相當且覓箇入頭處微塵諸佛在你舌頭上三藏聖教在你脚跟底不如悟去好還有悟得底麼出來對衆道看示衆盡十方世界乾坤大地以拄杖畫云百雜碎三乘十二分教達磨西來放過卽不可若不放過不消一喝示衆真空不壞有真空不異色僧便問作麼生是真空師曰還聞鐘聲麼曰此是鐘聲師曰驢年夢見麼上堂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荆棘林者是好手時有僧出口曰與麼則堂中第一座有長處也師曰蘇嚕蘇嚕瑄長老舉菩薩手中赤幡問師作麼生師曰你是無禮漢瑄曰作麼生無禮師曰是你外道奴也作不得僧問佛法如水中月是否師曰清波無透路曰和尚從何得師曰再問復何來曰正與麼時如何師曰重疊關山路上堂拈拄杖曰拄杖子化爲龍吞却乾坤了也山河大地甚處

得來師有偈曰不露風骨句未語先分付進步口喃喃知君大罔措示衆大用現前不存執則時有僧問如何是大用現前師拈起拄杖高聲唱曰釋迦老子來也上堂要識祖師麼以拄杖指曰祖師在你頭上踣跳要識祖師眼睛麼在你脚跟下又曰這箇是祭鬼神茶飯雖然如此鬼神也無厭足示衆一人因說得悟一人因喚得悟一人聞舉便回去你道便回去意作麼生復曰也好與三十棒上堂光不透脫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又透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箇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又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爲法執不忘已見猶存坐在法身邊是一直饒透得法身去放過卽不可子細點檢將來有甚麼氣息亦是病問僧光明寂照遍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曰是師曰話墮也僧問如何是法身師曰六不收問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師曰須彌山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花藥欄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金毛獅子問如何是塵塵三昧師曰鉢裏飯桶裏水問一言道盡時如何師曰裂破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向南看北斗問一切智通無障礙時如何師曰掃地撥水相公來師到天童童曰你還定當

得麼師曰和尚道甚麼童曰不會則目前包裹師曰
會則目前包裹師到曹山見示衆云諸方盡把格則
何不與他道却令他不疑去師問密密處處爲甚麼不
知有山曰祇爲密密所以不知有師曰此人如何親
近山曰莫向密密處處親近師曰不向密密處處親近時
如何山曰始解親近師應喏喏師到鵝湖聞上堂曰
莫道未了底人長時浮逼逼地設使了得底明明得
知有去處尚乃浮逼逼地師下問首座適來和尚意
作麼生曰浮逼逼地師曰首座久在此住頭白齒黃
作這箇語話曰上座又作麼生師曰要道卽得見卽
便見若不見莫亂道曰祇如道浮逼逼地又作麼生
師曰頭上著枷脚下著杻曰與麼則無佛法也師曰
此是文殊普賢大人境界僧舉灌溪上堂曰十方無
壁落四面亦無門淨裸裸赤灑灑沒可把師曰舉卽
易出也大難曰上座不肯和尚與麼道那師曰你適
來與麼舉那曰是師曰你驢年夢見灌溪曰某甲話
在師曰我問你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你道大梵
天王與帝釋天商量甚麼事曰豈干他事師喝曰逐
隊喫飯漢師到江州有陳尚書者請齋纔見便問儒
書中卽不問三乘十二分教自有座主作麼生是衲

僧行脚事師曰曾問幾人來書曰卽今問上座師曰
卽今且置作麼生是教意書曰黃卷赤軸師曰這箇
是文字語言作麼生是教意書曰口欲談而辭喪心
欲緣而慮忘師曰口欲談而辭喪爲對有言心欲緣
而慮忘爲對妄想作麼生是教意書無語師曰見說
尚書看法華經是否書曰是師曰經中道一切治生
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且道非非想天有幾人退
位書無語師曰尚書且莫草草三經五論師僧拋却
特入叢林十年二十年尚不奈何尚書又爭得會書
禮拜曰某甲罪過師唱道靈樹雲門凡三十載機緣
語句備載廣錄以乾和七年巳酉四月十日順寂塔
全身于方丈後十七載示夢阮紹莊曰與吾寄靈秀
華宮使特進李托奏請開塔遂致奉勅迎請內庭供
養逾月方還因改寺爲大覺謚大慈雲匡真弘明禪
師

青原下七世

雲門偃禪師法嗣

韶州白雲子祥實性大師初住慈光院廣王召入府
說法時有僧問覺華纔綻正遇明時不昧宗風乞師
方便師曰我王有令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不

別曰恁麼則同也師曰不妨領話問諸佛出世普徧大千白雲一會如何舉揚師曰賺却幾人來曰恁麼則四衆何依師曰沒交涉問卽心卽佛示誨之辭不涉前言如何指教師曰石橋那畔有這邊無會麼曰不何是和尙家風師曰石橋那畔有這邊無會麼曰不會師曰且作丁公吟問衣到六祖爲甚麼不傳師曰海晏河清問從上宗乘如何舉揚師曰今日未喫茶上堂諸人會麼但向街頭市尾屠兒魁創地獄鑊湯處會取若恁麼會得堪與人天爲師若向衲僧門下天地懸殊更有一般底私向長連牀上作好人去汝道此兩般人那箇有長處無事珍重問僧甚麼處來曰雲門來師曰裏許有多少水牛曰一箇兩箇師曰好水牛問僧不壞假名而談實相作麼生僧指倚子曰這箇是倚子師以手撥倚曰與我將鞋袋來僧無對師曰這虛頭漢雲門問乃云湏是我祥兄始得師將示滅白衆曰某甲雖提祖印未盡其中事諸仁者且道其中事作麼生莫是無邊中間內外已否若如是會卽大地如鋪沙良久曰去此卽他方相見言訖而寂

鼎州德山緣密圓明禪師上堂僧堂前事時人知有佛殿後事作麼生上堂我有三句語示汝諸人一句

函蓋乾坤一句截斷衆流一句隨波逐浪作麼生辯
若辯得出有參學分若辯不出長安路上鞦韆地僧
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三尺杖子攪黃河問百花
未發時如何師曰黃河渾底流曰發後如何師曰幡
竿頭指天問不犯巖鋒時如何師曰天台南嶽曰便
恁麼去時如何師曰江西湖南問佛未出世時如何
師曰河裏盡是本頭船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這頭踢
著那頭掀上堂與麼來者現成公案不與麼來者堦
生招箭總不與麼來者徐六擔板迅速鋒鋦猶是鈍
漢萬里無雲青天猶在上堂但參活句莫參死句活
句下薦得永劫無滯一塵一佛國一葉一釋迦是死
句揚眉瞬目舉指豎拂是死句山河大地更無諸訛
是死句時有僧問如何是活句師曰波斯仰面看曰
恁麼則不謬去也師便打上堂舉臨濟示衆曰恁麼
來者恰似失却不恁麼來者無繩自縛十二時中莫
亂斟酌會與不會都盧是錯分明與麼道一任天下
人貶剥師曰古鏡闊一丈屋梁長三尺是汝鉢盂鎖
子闌多少上堂俱胝和尚凡有扣問祇豎一指寒則
普天寒熱則普天熱僧問已事未明如何辯得師曰
須彌山頂上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脚下水淺深

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千年松倒挂日來後如何
師曰金剛努起拳問師未出世時如何師曰佛殿正
南開日出世後如何師曰白雲山上起日出與未出
還分不分師曰靜處薩婆訶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
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問如何是應用之機師喝僧
曰抵這箇爲復別有師便打問大用現前不存執則
時如何師曰黑地打破甕僧退步師便打問佛未出
世時如何師曰猢猻繫露柱日出世後如何師曰猢
猻入布袋問文殊與維摩對談何事師曰并汝三人
無繩自縛問如何是佛師曰滿日荒榛曰學人不會

師曰勞而無功問盡大地致一問不得時如何師曰
話墮也曰大衆總見師便打問無蹤無跡是甚麼人
行履師曰偷牛賊問羝羊未挂角時如何師曰獵屎
狗曰挂後如何師曰獵屎狗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
何師曰秋來黃葉落曰見後如何師曰春來草自青
岳州巴陵新開院顛鑿禪師初到雲門門曰雪峯和
尚道開却門達磨來也我問你作麼生師曰築著和
尚鼻孔門曰地神惡發把須彌山一擗踣跳上梵天
拶破帝釋鼻孔你爲甚麼向日本國裏藏身師曰和
尚莫瞞人好門曰築著老僧鼻孔又作麼生師無語

門曰將知你祇是學語之流師住後更不作法嗣書
 祇將三轉語上雲門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明眼人落
 井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珊瑚枝枝撐著月問如何
 是提婆宗師曰銀碗裏盛雪門曰他後老僧忌日祇
 消舉此三轉語足以報恩自後忌辰果如所囑僧問
 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雞寒上對鴻寒下水問三
 乘十二分教即不疑如何是宗門中事師曰不是衲
 僧分上事曰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師曰貪觀白浪失
 却手橈問僧遊山來為佛法來曰清平世界說甚麼
 佛法師曰好箇無事禪客曰早是多事了也師曰上

座去年在此過夏了曰不曾師曰與麼則先來不相

識下去師將拂子遺僧僧曰本來清淨用拂子作甚

麼師曰既知清淨切勿忘却梁山觀別云也須拂却

隨州雙泉山師寬明教禪師上堂舉拂子曰這箇接

中下之人時有僧問上上人來時如何師曰打鼓為

三軍問向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不敢曰恁麼則含

生有望師曰脚下水深淺問凡有言句盡落有無不

落有無時如何師曰東弗于逮曰這箇猶落有無師

曰支過雪山山西僧問洞山初和尚如何是佛山曰麻

三斤師聞之乃曰向南有竹向北有木問不可以智

知不可以識識時如何師曰不入這箇野狐群隊問
如何是定師曰鰍跳不出斗曰如何出得去師曰南
山起雲北山下雨問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師曰雞
塞上樹鴨塞下水問豎起杖子意旨如何師曰一葉
落知天下秋師遊山回首座同衆出接座曰和尚遊
山巖嶮不易師提起拄杖曰全得這箇力座乃奪却
師放身便倒大衆皆進前扶起師拈拄杖一時趣散
回顧侍者曰向道全得這箇力師一日訪白兆兆曰
老僧有箇木魚頌師曰請舉看兆曰伏惟爛木一椽
佛與衆生不別若以杖子擊著直得聖凡路絕師曰
此頌有成禱無成禱兆曰無成禱師曰佛與衆生不
別聾侍僧救曰有成禱師曰直得聖凡路絕聾當時
白兆一衆失色僧問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無
曰日日是好日日年年是好年年爲甚却無師曰張公喫
酒李公醉僧曰老老大人龍頭蛇尾師曰明教今日
失利

益州青城香林院澄遠禪師漢州綿竹人姓上官在
衆日普請鋤草次有一僧曰看俗家失火師曰那裏
火曰不見那師曰不見曰這瞎漢是時一衆皆言遠
上座敗闕後明教寬聞舉嘆曰須是我遠兄始得住

後僧問美味醍醐爲甚麼變成毒藥師曰導江紙貴
問見色便見心時如何師曰適來甚麼處去來曰心
境俱忘時如何師曰開眼坐睡問北斗裏藏身意旨
如何師曰月似彎弓少雨多風問如何是諸佛心師
曰清則始終清曰如何領會師曰莫受人謾好問如
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踏步者誰問如何是和尚妙
藥師曰不離衆味曰喫者如何師曰喫嚼看問如何
是室內一盃燈師曰三人證龜成鼈問如何是衲衣
下事師曰臘月火燒山問大衆雲集請師施設師曰
三不待兩問如何是學人時中事師曰恰恰問如何
是玄師曰今日來明日去曰如何是玄中玄師曰長
連牀上問如何是香林一脉泉師曰念無間斷曰飲
者如何師曰隨方斗秤問如何是衲僧正眼師曰不
分別日照用事如何師曰行路人失脚問萬機俱泯
迹方識本來人時如何師曰清機自顯曰恁麼則不
別人師曰方見本來人問魚游陸地時如何師曰發
言必有後救曰却下碧潭時如何師曰頭重尾輕問
但有言句盡是賓如何是主師曰長安城裏曰如何
領會師曰千家萬戶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曰坐
久成勞曰便回轉時如何師曰墮落深坑問如何是

無縫塔師曰合掌當曾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露也
問教法未來時如何師曰閻羅天子曰來後如何師
曰大宋國裏問一子出家九族解脫目連爲甚麼母
入地獄師曰確問如何是平常心師曰早朝不審晚
後珍重上堂是汝諸人盡是擔鉢囊向外行脚還識
得性也未若識得試出來道看若識不得祇是被入
熱謾將去且問汝諸人是汝叅學日久用心掃地煎
茶遊山翫水汝且釘釘喚甚麼作自性諸人且道始
終不變不異無高無下無好無醜不生不滅究竟歸
於何處諸人還知得下落所在也未若於這裏知得
所在是諸佛解脫法門悟道見性始終不疑不慮一
任橫行一切人不柰汝何出言吐氣實有來處如人
買田須是收得元本契書若不得他原本契書終是
不穩遮莫經官判狀亦是不得其柰不收得元本契
書終是被入奪却汝等諸人叅禪學道亦復如是還
有人收得元本契書麼試拈出看汝且喚甚麼作元
本契書諸人試道看若是靈利底纔聞與麼說著便
知去處若不知去處向外邊學得千般巧妙記持解
會口似傾河終不究竟與汝自己天地差殊且去衣
鉢下體當尋覓看若有箇見處上來這裏道看老僧

與汝證明若覓不得且依行隊去將示寂辭知府宋公瑄曰老僧行脚去通判曰這僧風狂八十歲行脚去那裏宋曰大善知識去住自由師謂衆曰老僧四十年方打成一片言訖而逝塔于本山

襄州洞山守初宗慧禪師初叅雲門門問近離甚處師曰查渡門曰夏在甚處師曰湖南報慈曰幾時離彼師曰八月二十五門曰放汝三頓棒師至明日却上問訊昨日蒙和尚放三頓棒不知過在甚麼處門曰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師於言下大悟遂目他後向無人煙處不蓄一粒米不種一莖菜接待十方往來盡與伊抽釘拔楔拈却炙脂帽子脫却鶻鼻布衫教伊洒洒地作箇無事衲僧豈不快哉門曰你身如椰子大開得如許大口師便禮拜住後上堂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還得麼你衲僧分上到這裏須具擇法眼始得祇如洞山恁麼道也有一場過且道過在甚麼處僧問迢迢一路時如何師曰天晴不肯去直待雨淋頭曰諸聖作麼生師曰入泥入水問心未生時法在甚麼處師曰風吹荷葉動決定有魚行問師登師子座請師唱道情師曰晴乾開水道無事設曹司曰恁麼則謝師指示師曰

賣鞋老婆脚趂

郎擊切

越

七亦切

問如何是三寶師曰商

量不下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十字街頭石師子問

僧甚處來曰汝州師曰此去多少曰七百里師曰踏

破幾緹草鞋曰三緹師曰甚處得錢買曰打笠子師

曰叅堂去僧應喏問如何是免得生死底法師曰見

之不取思之三年僧問離却心機意識請師一句師

曰道士著黃甕裏坐問非時親觀請師一句師曰對

衆怎生舉曰據現定舉師曰放汝三十棒曰過在甚

麼處師曰罪不重科問如何是佛師曰麻三斤問蓮

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楚山頭倒卓曰出水後如何

師曰漢水正東流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金州客曰

用者如何師曰伏惟尚饗問車住牛不住時如何師

曰用駕車漢作麼問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師曰雲裏

楚山頭決定多風雨問海竭人亡時如何師曰難得

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雲在青天水在瓶問文殊

普賢來叅時如何師曰趨向水牯牛欄裏著曰和尚

入地獄如箭射師曰全憑子力問如何是正法眼師

曰紙撚無油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柳栗木

拄杖曰見後如何師曰竇入布衫問如何是佛師曰

灼然諦當問萬緣俱息意旨如何師曰甕裏石人賣

棗園問如何是洞山劔師曰作麼曰學人要知師曰
罪過問乾坤休著意宇宙不留心學人祇恁麼師又
作麼生師曰峴山亭起霧灘峻不留船問大衆雲臻
請師撮其樞要略舉大綱師曰水上浮漚呈五色海
塵蝦蟇叫月明問正當恁麼時文殊普賢在甚麼處
師曰長者八十一其樹不生耳曰意旨如何師曰一
則不成二則不是

洪州泐潭道謙禪師僧問如何是泐潭家風師曰闍
黎到來幾日也問但有纖毫卽是塵不有時作麼生
師以手掩兩目問當陽舉唱誰是聞者師曰老僧不
患耳聾問悟本無門如何得入師曰阿誰教汝恁麼
問

金陵奉先深禪師江南主請開堂纔升座維那白槌
曰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便曰果然不識鈍置
殺人時有僧出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賴遇適來道
了也曰如何領會師曰速禮三拜復曰大衆且道鈍
置落在阿誰分上師同明和尚在衆時聞僧問法眼
如何是色眼豎起拂子或曰鷄冠花或曰貼肉汗衫
二人特往請益問曰承聞和尚有三種色語是否眼
曰是師曰鷄子過新羅便歸衆時李王在座下不肯

乃白法眼曰寡人來日致茶筵請二人重新問話明日茶罷備綵一箱劔一口謂二師曰上座若問話得是奉賞雜綵一箱若問不是祇賜一劔法眼陞座師後出問今日奉敕問話師還許也無眼曰許曰鷄子過新羅捧綵便行大眾一時散去時法燈作維那乃鳴鐘集衆僧堂前勘師衆集燈問承聞二上座久在雲門有甚奇特因緣舉一兩則來商量看師曰古人道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鸝上樹一枝花維那作麼生商量燈擬議師打一坐具便歸衆師同明和尚到淮河見人牽網有魚從網透出師曰明兄俊哉一似箇衲僧相似明曰雖然如此爭如當初不撞入網羅好師曰明兄你欠悟在明至中夜方省

隨州雙泉郁禪師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回頭終不顧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未語先分付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連根猶帶苦上堂初祖不虛傳二祖不虛受彼彼大丈夫因甚麼到恁麼地便下座後住舒州海會僧問如何是舒州境師曰浣水逆流山露背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地有毒蛇沙有虱韶州披雲智寂禪師僧問如何是披雲境師曰白日沒閑人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山高不礙白雲飛問

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未審是甚麼字師曰聽老僧一偈以字不是八不成森羅萬象此中明直饒巧說千般妙不是謳阿不是經問如何是色空師曰拾取落花生舊枝問如何是一塵師曰滿目是青山問如何是毗盧藏中有大經卷師曰拈不得曰爲甚拈不得師曰特地却成愁

韶州舜峯義韶禪師僧問正法無言時如何師曰言曰學人不會乞師端的師曰兩重公案曰豈無方便師曰無禮難容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日出東方月落西僧正到方丈曰方丈得恁麼黑師曰老鼠窟正曰放猫兒入好師曰試放看正無對師拊掌笑師與老宿渡江次師取錢與渡子宿曰囊中若有青銅片師揖曰長老莫笑

南嶽般若寺啓柔禪師僧問西天以蠅人爲驗此土如何師曰新羅人草鞋問如何是千聖同歸底道理師曰未達苦空境無人不歎嗟上堂衆聞板聲集師因示偈曰妙哉三下板知識盡來參旣善分時節吾今不再三便下座

潞府妙勝臻禪師僧問金粟如來爲甚麼却降釋迦會裏師曰香山南雪山北曰南瞻部州事又作麼生

師曰黃河水急浪花麤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一條濟水貫新羅

饒州薦福承古禪師操行高潔稟性虛明參大光敬玄禪師乃曰祇是箇草裏漢遂參福嚴雅和尚又曰祇是箇脫灑衲僧由是終日默然深究先德洪規一日覽雲門語忽然發悟自此韜藏不求名聞棲止雲居弘覺禪師塔所四方學者奔湊因稱古塔主也景祐四年范公仲淹出守鄱陽聞師道德請居薦福開闡宗風僧問大善知識將何爲人師曰莫曰恁麼則有問有答去也師曰莫問青青翠竹盡是真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如何是般若師曰黃泉無老少曰素來草自青師曰聲名不朽曰若然者碧眼胡僧也嚴着師曰退後三步僧曰苦師乃員員問臨濟舉拂學人舉拳是同是別師曰訛言亂眾曰恁麼則依令而行也師曰天涯海角問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此意如何師曰乾柴濕茭僧便喝師曰紅燄炎天上堂夫出家者爲無爲法無爲法中無利益無功德近來出家人貪著福慧與道全乖若爲福慧須至明心若要達道無汝用心處所以常勸諸人莫學佛法但自休心利根者晝時解脫鈍根者或三五年遠不過十

年若不悟去老僧與你入拔舌地獄叅

金陵清涼智明禪師江南主請師上堂小長老問凡有言句盡落方便不落方便請師速道師曰國主在此不敢無禮

潭州南臺道遵法雲禪師上堂從上宗乘合作麼生提綱合作麼生言論佛法兩字當得麼真如解脫當得麼雖然如是細不通風大通車馬若約理化門中一言纔啓震動乾坤山河大地海晏河清三世諸佛說法現前於此明得古佛殿前同登彼岸無事珍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下坡不走問牛頭未是

四祖時如何師曰著衣喫飯曰見後如何師曰鉢盂挂壁上問如何是真如含一切師曰分明曰爲甚麼有利鈍師曰四天打鼓樓上擊鐘問如何是南臺境師曰金剛手指天問如何是色空師曰道士著真紅問十二時中時時不離時如何師曰諦

韶州雙峯竟欽禪師益州人也開堂日雲門和尚躬臨證明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日出方知天不明無油那點佛前燈問如何是雙峯境師曰夜聽水流庵後竹晝看雲起面前山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因風吹火上堂進一步則迷理退一步則失

事饒你一向兀然去又同無情僧問如何得不同無
情去師曰動轉施爲曰如何得不迷理失事去師曰
進一步退一步僧作禮師曰向來有人恁麼會老僧
不肯伊曰請師直指師便打出問如何是正法眼師
曰山河大地問如何是法王劔師曰鉛刀徒逞不若
龍泉曰用者如何師曰藏鋒猶不許露刃更何堪問
賓頭盧應供四天下還得徧也無師曰如月入水問
如何是用而不雜師曰明月堂前垂玉露水晶殿裏
璨真珠有行者問某甲遇賊來時若殺卽違佛教不
殺又違王敕未審師意如何師曰官不容針私通車

馬廣王掌親問法要錫慧真廣悟號將示寂告門人
曰吾不久去世汝可就山頂預修墳塔洎工畢以聞
師曰後日子時行矣及期會雲門爽和尚等七人夜
話侍者報三更也師索香焚之合掌而逝

韶州資福詮禪師僧問不問宗乘請師心印師曰不
答這話曰爲甚麼不答師曰不副前言問覲面難逢
處如何顧鑿喚乞師垂半偈免使後人疑師曰鋒前
一句超調御擬問如何歷劫違曰恁麼則東山西嶺
時人知有未審資福庭前誰家風月師曰且領前話
廣州黃雲元禪師初開堂日以手拊繩牀曰諸人還

識廣大須彌之座也無若不識老僧陞座去也師便
坐僧問如何是大漢國境師曰歌謠滿路上堂古人
道觸目未會無臨機何不道山僧卽不然觸目未會
無臨機道甚麼珍重

廣州龍境倫禪師開堂陞座提起拂子曰還會麼若
會頭上更增頭若不會斷頭取活僧問如何是龍境
家風師曰豺狼虎豹問如何是佛師曰勤耕田曰學
人不曾師曰早收禾問僧甚麼處來曰黃雲來師曰
作麼生是黃雲卽當婿癡抹躡爲人一句僧無對示
衆曰作麼生是長連牀上取性一句道將來

韶州雲門出爽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聖躬
萬歲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銀香臺上生蘿蔔

韶州白雲聞禪師上堂良久僧出問白雲一路全因
今日師曰不是不是曰和尚又如何師曰白雲一路
草深一丈便下座問擬伸一問師還答否師曰皂莢
樹頭懸風吹曲不成問受施主供養將何報荅師曰
作牛作馬

韶州淨法禪想章禪師廣主問如何是禪師乃良久
主罔測因署其號僧問日月重明時如何師曰日月
雖明不鑿覆盆之下問既是金山爲甚麼鑿石師曰

金山鑿石問如何是道師曰迢迢十萬餘

韶州溫門山滿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曾題出字
曰如何是祖師曰不遊西土有人指壁上畫問既是
千尺松爲甚麼却在屋下師曰芥子納須彌作麼生
問隔牆見角便知是牛時如何師便打問如何是和
尚家風師曰汝曾讀書麼問太子初生爲甚麼不識
父母師曰迴然尊貴

英州大容諍禪師僧問如何是大容水師曰還我一
滴來問當來彌勒下生時如何師曰慈氏宮中三春
草問如何是真空師曰拈却拒陽著曰如何是妙用

師乃握拳僧曰真空妙用相去幾何師以手撥之問
長蛇偃月卽不問匹馬單鎗時如何師曰麻江橋下
會麼曰不會師曰聖壽寺前問既是大容爲甚麼趨
出僧師曰大海不容塵小溪多搯搥問如何是古佛
一路師指地僧曰不問這箇師曰去師與一老宿相
期他往偶因事不去宿曰佛無二言師曰法無一向
廣州羅山崇禪師僧問如何是大漢國境師曰玉狗
吠時天未曉金鷄啼處五更初問丹霞訪居士女子
不攜籃時如何師曰也要到這裏一轉問如何是羅
山境師曰布水千尋

韶州雲門常寶禪師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還有
揀擇者麼時有僧問十方國土中唯有一乘法如何
是一乘法師曰日月分明曰學人不會師曰清風滿
路

鄂州林谿竟脫禪師僧問如何是法身師曰四海五
湖賓曰如何是透法身向師曰明眼人笑汝問如何
是本來人師曰風吹滿面塵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
何師曰富貴多賓客曰見後如何師曰貧窮絕徃還
問如何是佛師曰十字路頭曰如何是法師曰三家
村裏曰佛之與法是一是二師曰露柱渡三江猶懷
感恨長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復州城曰如何是塔
中人師曰龍興寺

韶州廣悟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因
風吹火

廣州華嚴慧禪師僧問承古有言妄心無處卽菩提
正當妄時還有菩提也無師曰來音已照曰不會師
曰妄心無處卽菩提

韶州長樂山政禪師僧問祖師心印何人提掇師曰
石人妙手在曰學人還有分也無師曰木人整不齊
英州觀音和尚因穿井次僧問井深多少師曰沒汝

鼻孔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英州觀音曰見
後如何師曰英州觀音問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師曰
風射破窓鳴

韶州林泉和尚僧問如何是林泉主師曰巖下白石
曰如何是林泉家風師曰迎賓待客問如何是道師
曰迢迢曰便恁麼領會時如何師曰久久忘緣者寧
懷去住情

韶州雲門煦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卽
今是甚麼意僧曰恰是師便喝

瑞州黃檗法濟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與
天下人作勝樣問如何是佛師曰看麤眼大上堂良
父曰若識得黃檗帳子平生行脚事畢珍重

信州康國耀禪師僧問文殊與維摩對談何事師曰
汝向鬪髑後會始得曰古人道鬪髑裏薦取又如何
師曰汝還薦得麼曰恁麼則遠人得遇於師去也師
曰莫謾語

潭州谷山豐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
曰雪嶺梅花綻雲洞老僧驚上堂駿馬機前異遊人
肘後懸旣叅雲外客試爲老僧看時有僧纔出師便
打曰何不早出頭來便下座

潁州羅漢匡果禪師僧問如何是吹毛劔師曰了問
和尚百年後忽有人問向甚麼處去如何謝對師曰
久後遇作家分明舉似曰誰是知音者師曰知音者
卽不恁麼問問鑿壁偷光時如何師曰錯曰爭奈苦
志專心師曰錯錯

鼎州滄谿璘禪師僧問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雲
門和尚向甚麼處去也師曰見麼曰錯師曰錯錯問
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錯師因事示頌曰天地之前
徑時人莫疆後箇中生解會看上更安看

瑞州洞山清稟禪師泉州李氏子叅雲門門問今日
離甚處曰慧林門舉拄杖曰慧林大師恁麼去汝見
麼曰深領此問門顧左右微笑而已師自此入室印
悟金陵主請居光睦未幾命入澄心堂集諸方語要
經十稔迎住洞山開堂日維那白槌曰法筵龍象衆
當觀第一義師曰好箇消息祇恐錯會時有僧問雲
門一曲師親唱今日新豐事若何師曰也要道却

蘄州北禪悟通寂禪師上堂拈拄杖曰過去未來現
在三世諸佛微塵菩薩一時在拄杖頭上轉大法輪
盡向諸人鼻孔裏過還見麼若見與我拈將來若不
見大似立地死漢良久曰風恬浪靜不如歸堂問僧

甚處來曰黃州師曰夏在甚處曰資福師曰福將何
資曰兩重公案師曰爭奈在北禪手裏曰在手裏卽
收取師便打僧不其師隨後趁出問如何是佛師曰
對面千里

廬州南天王永平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
撒沙問如何是南天王境師曰一任觀看曰如何是
境中人師曰且領前話問久戰沙場爲甚麼功名不
就師曰祇爲眠霜卧雪深曰恁麼則罷息干戈束手
歸朝去也師曰指揮使未到你在

湖南永安劫禪師僧問如何是洞陽家風師曰入門
便見曰如何是入門便見師曰客是主人相師問如
何是至極之談師曰愛別離苦

湖南湘潭明照禪師僧問如何是湘潭境師曰山連
大嶽水接瀟湘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便合知時問
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百惑謾勞神

西川青城大面山乘禪師僧問如何是相輪峯師曰
直聳煙嵐際曰向上事如何師曰入地三尺五問如
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興義門前鑿鑿鼓曰學人不曾
師曰朝打三千暮打八百

興元府普通封禪師僧問今日一會何似靈山師曰

震動乾坤問如何是普通境師曰庭前有竹三冬秀
戶內無燈午夜明

韶州燈峯淨源真禪師上堂古人道山河大地普真
如大衆若得真如卽隱却山河大地若不得卽遠古
人至言衆中道得者出來道看若道不得不如各自
歸堂珍重僧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三家村裏兩
兩三三曰來後如何師曰千斜不迴一直問諸法寂
滅相卽不問如何是世間相師曰真不掩假問如何
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不著力

韶州大梵圓禪師因見聖僧乃問僧此箇聖僧年多
少僧曰恰共和尚同年師喝曰這竭斗不易道得

澄州藥山圓光禪師僧問藥嶠燈聯師當第幾師曰
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問水陸不涉者
師還接否師曰蘇嚕蘇嚕師問新到南來北來曰北
來師曰不落言詮速道速道曰某甲是福建道人善
會鄉談師曰叅衆去僧曰灼然師曰更跣跳便打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道甚麼

信州鵝湖雲震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闍黎不是
問僧近離甚處曰兩浙師曰還將得吹毛劍來否僧
展兩手師曰將謂是箇爛柯仙元來却是樗蒲漢問

如何是鵝湖家風師曰客是主人相師曰恁麼則謝
師周旋去也師曰難下陳蕃之榻

廬山開先清耀禪師僧問如何是燈燈不絕師曰青
楊翻遞植曰學人不會師曰無根樹下唱虛名問披
雲一句師親唱長慶今朝事若何師曰家家觀世音
問如何是披雲境師曰一餅淥水安窓下便當生涯
度幾秋曰如何是長慶境師曰堂裏老僧頭雪白曰
二境同歸應當別理師曰在處得人疑問古澗寒泉
誰人能到師曰乾曰恁麼則到也師曰深多少

襄州奉國清海禪師僧問青青翠竹盡是真如如何
是真如師曰點鐵成金客聞名不見形曰恁麼則禮
謝去也師曰昔時妄想至今猶存問承古有云見月
休觀指歸家罷問程如何是家師曰試舉話頭看問
放過卽東道西說不放過怎生道師曰二年同一春
韶州慈光禪師僧問卽心卽佛誘誨之言不涉前蹤
如何指教師曰東西且置南北事作麼生曰恁麼則
學人問測去也師曰龍頭蛇尾

韶州雙峯慧真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非時爲人一
句師曰喫棒得也未僧禮拜師便扛

潭州保安師密禪師僧問輓芥投針時如何師曰落

在甚麼處

梁山云落在汝眼裏

問不犯詞鋒時如何師曰天台

南嶽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江西湖南

韶州雲門法球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大道師曰當

時妄想至今不絕問如何是雲門劔師曰長空不匣

鋒鏃色曰用者又如何師曰四海唯清日月明問如

何是道師曰頭上脚下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一任

東西問如何是隨色摩尼珠師曰色即不無作麼生

見珠曰學人不會特伸請益師曰雲有出山勢水無

投澗聲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香風吹萎花

曰見後如何師曰更雨新好者

韶州佛陀山遠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銅頭鐵額

曰意旨如何師曰簸土颺塵

連州慈雲山深禪師僧問寶鏡當野時如何師曰天

地皆失色問如何是教外別傳一句師曰扣牙恐驚

齒

廬山化城鑒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正法眼師曰新

羅人迷路上堂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諸禪德且

作麼生是涅槃門莫是山僧這裏聚會少時便為涅

槃門麼莫錯會好諸禪德總不恁麼會莫別有商量

底麼山僧這裏早是事不獲已向諸人恁麼道已是

相鈍置了也更擬踏步向前有何所益諸禪德但自
無事自然安樂任運天真隨緣自在莫用巡他門戶
求覓解會記憶在心被他繫縛不得自在便被生死
之所拘何時得出頭可惜光陰倏忽便是來生速須
努力時有僧問生死到來如何免得師曰柴鳴竹爆
驚人耳曰學人不會請師直指師曰家犬聲獐夜不
休問如何是菩提路師曰月照舊房深問如何是和
尚家風師曰不欲說似人曰爲甚麼却如此師曰家
醜不外揚問如何是和尚尋常爲人底句師曰量才
補職曰恁麼則學人無分也師曰心不負人問佛法
畢竟成得甚麼邊事師曰好箇問頭無人答得曰和
尚豈無方便師曰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聲問如何
是向上關楸子師曰拔劔攪龍門

廬山護國和向上堂曰有解問話者麼出來對衆問
看時有僧出禮拜師曰來朝更獻楚王看便歸方丈
上堂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又曰
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
諸上座作麼生理論朝夕恁麼上來向諸上座說箇
甚麼卽得若說三乘十二分教自有座主律師若說
世諦因緣又非僧家之所議若論佛法從上祖宗多

少佛法可與評量總不如是須知各各當人分上事
作麼生是諸上座分上事知有底對衆吐露箇消息
以表平生行脚叅善知識具爍迦羅目不被人謾豈
不快哉還有麼良久云若無人出頭買賣不當價徒
勞更商量珍重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雲遮海
門樹曰出世後如何師曰擎破鐵圍山

廬州天王徽禪師僧問如何是一大藏教師曰高座
不曾登曰登後如何師曰三段不同今當第一向下
文長付在來日東家籬西家壁自己分上又作麼生
僧無對師便打問如何是從天降下師曰風雨順時
曰如何是從地湧出師曰稻麻竹葦

廬州慶雲和尚僧問三乘十二分教卽不問如何是
直截根源師曰十進九退曰如何卽是師曰何日得
休時問一言道斷時如何師曰未是極則處曰如何
是極則處師曰冬後一陽生問諸法實相義和尚如
何說師曰口挂東壁上問佛令祖令今已委向上機
鋒事若何師曰令曰學人不曉如何指示師曰收

岳州永福院朗禪師問僧汝是甚處人曰荆南人師
曰還過公安渡也無曰過公安渡師曰汝何不判公
驗曰和尚何得特地師曰爭奈岳陽關頭何僧無語

師便打

郢州芭蕉山弘義禪師僧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曰
舉起分明曰如何受持師曰蘇嚕悉哩問學人非時
上來乞師一接師曰汝是甚處人曰河北人師曰不
易過黃河

郢州趙橫山和尚僧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長
連牀上喫粥喫飯問如何是諸佛師師曰平地看高
信州西禪欽禪師僧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天
上有星皆拱北曰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曰大地坦
然平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春生夏長問古殿
重興時如何師曰一回春到一回新

廬州南天王海禪師僧問如何是一體真如師曰五
郎手裏鐵彈子問十度發言九度休時如何師曰口
邊生荆棘曰如何免得此過師曰半路好抽身

桂州覺華普照禪師僧問大千世界爲甚麼轉身不
得師曰誰礙闍黎曰爭奈轉不得師曰無用處問聲
色二字如何透得師曰虛空無變易日月自紛拏問
如何是真如涅槃師曰秋風聲颯颯澗水響潺潺上
堂總似今日老胡有望然燈佛不如闍黎總似今日
老胡絕望闍黎不如然燈佛於此明得大地微塵諸

佛西天二十八祖唐土六祖天下老宿一時拈來山
僧拄杖頭上轉妙法輪於此明不得百千諸佛穿你
鼻孔西天二十八祖透過你髑髏還知麼若不知山
僧與你指出良久曰山河大地有甚麼過久立珍重
益州鐵幢覺禪師僧問十二時中如何履踐師曰光
剃頭淨洗鉢問如何是道師曰踏著曰如何是道中
人師曰退後三步問諸佛出世當爲何事師曰截耳
臥街

新州延長山和尚後住龍景山真身現在僧問如何是和尚家

風師曰醜拙不可當曰客來如何祇待師曰瓦筍竹

筍問從上古聖向甚麼處去師曰不在山間卽居樹

下曰未審成得箇甚麼師曰汝還知落處麼僧無語

師便打

看州福化克禪師僧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山僧這

裏不魯容易對闍黎曰如何得相承去師曰白雲雖

有影綠竹且無陰問天皇也恁麼道龍潭也恁麼道

未審和尚作麼生道師曰汝試道看曰比來請益豈

無方便師曰將謂是海東舶主元來是比地番人問

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十字路頭華表柱曰學人不

會乞師再指師曰君自行東我向西

看州黃龍贊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關楨子師曰少
人踏得著曰忽踏得著時如何師曰汝試進前看僧
便喝師便打問僧近離甚處曰香林師曰在彼多少
時曰六年師曰世尊在雪山六年證無上菩提汝在
香林六年成得箇甚麼僧無語師曰移厨喫飯漢
衡州大聖院守賢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道場師曰
五通廟裏沒香爐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南斗七
北斗八

舒州天柱山和尚上堂曰莫有作家戰將麼試出來
與山僧相見時有僧出禮拜師曰山僧打退鼓曰和
和是甚麼心行師曰敗將不戰問北斗藏身意旨如
何師曰闍黎豈不是荆南人曰是師曰祇見波瀾起
不測洞庭深

韶州雲門山朗上座自幼肄業講肆聞僧問雲門如
何是透法身句門曰北斗裏藏身師問測微旨遂造
雲門門纔見便把住曰道道師擬議門拓開乃示頌
曰雲門聳峻白雲低水急遊魚不敢棲入戶已知來
見解何勞再舉轆中泥師因斯大悟即便禮拜自此
依雲門爲上座僧問如何是解脫師曰穿靴水上行
問如何是透脫一路師曰南瞻部州北鬱單越曰學

人不會意旨如何師曰朝遊羅浮暮歸檀特
郢州纂子山菴主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朝看
東南暮看西北

青原下八世

白雲祥禪師法嗣

韶州大歷和尚初叅白雲雲舉拳曰我近來不恁麼
也師領旨禮拜自此入室住後僧問如何是西來意
師曰破草鞋問如何是無爲師乃擺手問施主供養
將何報答師以手燃髭曰有髭卽燃無髭又如何師
曰非公境界

連州寶華和尚上堂看天看地新羅國裏和南不審
日銷萬兩黃金雖然如此猶是少分又曰盡十方世
界是箇木羅漢幡竿頭上道將一句來又曰天上龍
飛鳳走山間虎嘯猿啼拈向鼻孔道將一句來問僧
甚處來曰大容來師曰大容近日作麼生曰近來合
得一甕醬師喚沙彌將一碗水來與這僧照影因有
僧問大容曰天賜六銖披挂後將何報答我皇恩容
曰來披三事衲歸挂六銖衣師聞之乃曰這老凍餼
作恁麼語話容聞令人傳語曰何似奴緣不斷師曰
此爲拋甕糝圖引玉師見一僧從法堂塔下過師乃

敲繩牀僧曰若是這箇不請拈出師喜下地詰之僧無語師便打師有時戴冠子謂衆曰若道是俗且身披袈裟若道是僧又頭戴冠子衆無對

韶州月華山月禪師初謁白雲雲問業箇甚麼曰念孔雀經雲曰好箇人家男女隨鳥雀後走師聞語驚異遂依附久之乃契旨尋住月華僧問如何是月華家風師曰若問家風卽答家風曰學人問家風師曰金銅羅漢上堂舉一句語徧大千界還有人會得這箇時節麼試出來道看要知親切良久曰不出頭是好手久立珍重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梁王不識曰意旨如何師曰隻履西歸師入京上堂有一官人出禮拜起低頭良久師曰掣電之機徒勞付思有一老宿上法堂東西顧視曰好箇法堂要且無主師聞乃召曰且坐喫茶宿問曰玄中叢的猶是龜毛鬼角不向二諦中修如何密用師曰側宿曰恁麼則拗折拄杖割斷草鞋去也師曰細而詳之南雄州地藏和尚上堂僧問今日供養地藏地藏還來否師曰打開佛殿門裝香換水師與大容和尚在白雲開火路容曰三道寶塔何似箇火路師曰甚麼處不是

英州樂淨含匡禪師上堂良久曰摩竭提國親行此
令去却擔簦截流相見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測
耳無功問如何是樂淨家風師曰天地養人問如何
是樂淨境界師曰有工會種竹無暇不栽松曰忽遇客
來將何供養師曰滿園秋果熟要者近前掌問龍門
有意透者如何師曰灘下接取曰學人不會師曰喚
行頭來問但得本莫愁末如何是本師曰不要問人
曰如何是末師乃豎指問如何是樂淨境界師曰滿月
團圓菩薩面庭前櫻樹夜叉頭僧辭師問甚處去曰
大容去師曰大容若問樂淨有何言教汝作麼生祇
對僧無語師代云但道樂淨近日不肯大容因普請
打籬次僧問古人種種開方便門和尚爲甚麼却攔
截師曰牢下撇著

韶州後白雲和尚僧問古琴絕韻請師彈師曰伯牙
雖妙手時人聽者希曰恁麼則再遇子期也師曰笑
發驚絃斷寧知調不同問昔日靈山一會梵王爲主
未審白雲甚麼人爲主師曰有常侍在曰恁麼則法
雨霽霓群生有賴師曰汝莫這裏賣梳子

韶州白雲福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的的之意師曰
直曰學人不會意旨如何師曰崖州路上問知音

德山密禪師法嗣

鼎州文殊應真禪師上堂直鉤釣獰龍曲鉤釣蝦蟆
蚯蚓還有龍麼良久曰勞而無功僧問寶劍未出匣
時如何師曰在甚麼處曰出匣後如何師曰臂長衫
袖短問古人拈掌意旨如何師曰家無小使不成君
子

南嶽南臺勤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一
寸龜毛重七斤

鼎州德山紹晏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桃源水透白雲亭上堂一塵纔起大地全收一毛頭

上師子全身且道一塵纔起大地全收須彌山重多
少一毛頭上師子全身大海水有幾滴有人道得與
汝拄杖子天下橫行若道不得須彌山蓋却汝頭大
海水溺却汝身

潭州鹿苑文襲禪師僧問遠遠投師請師一接師曰
五門巷裏無消息僧良久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長
樂坡頭信不通

澧州藥山可瓊禪師上堂僧出曰請師答話師曰好
曰還當得也無師曰更問問巨嶽不魯乏寸土師今
苦口爲何人師曰延壽也要道過曰不伸此問馬辯

我師師便喝僧禮拜師便打

巴陵乾明院普禪師僧問萬行齊修古人一不許不落

功勳還許也無師曰一曰學人未曉乞師再指師曰

三十年後

與元府中梁山崇禪師僧問垂絲千尺意在深潭時

如何師曰紅鱗掌上躍

鄂州黃龍志愿禪師僧問迦葉上行衣何人合得披

師曰一片燒痕地春入又逢青

益州東禪秀禪師僧問既是善神為甚麼却被雷打

師曰世亂奴欺主年衰鬼弄人問如何是一代時教

師曰年多故紙

新州普安道禪師三句頌函蓋乾坤曰乾坤并萬象

地獄及天堂物物皆真見頭頭用不傷截斷眾流曰

本山積嶽來一一盡塵埃更擬論玄妙冰消瓦解摧

隨波逐浪曰辯口利舌問高低總不虧還如應病藥

診候在臨時三句外曰當人如舉唱三句豈能該有

問如何事南嶽與天台擡薦商量曰相見不揚着君

東我亦西紅霞穿碧落白日繞須彌

巴陵鑿禪師法嗣

泐潭靈澄散聖因智門寬禪師問曰甚處來師曰水

清月現門曰好好借問師曰褊衫不染皂門曰喫茶
去師有西來意頌曰因僧問我西來意我話居山七
八年草履祇栽三箇耳麻衣曾補兩番肩東菴每見
西菴雪下澗長流上澗泉半夜白雲消散後一輪明
月到林前

襄州興化院與順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師
曰舉卽易答卽難曰爲甚麼如此師曰過去問如何
是百千妙門同歸方寸師曰水底看夜市問如何是
向上事師曰楚山頭指天

雙泉寬禪師法嗣

蘄州五祖師戒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鼻孔長二
尺曰學人不會師曰真不掩僞曲不藏直問如何是
道師曰點曰點後如何師曰荆山汴四問寶劍未出
匣時如何師曰看曰出匣後如何師曰收問如何是
隨色摩尼珠師曰隨曰隨後如何師曰一箇婆婆兩
箇癩問得船便渡時如何師曰棹在誰人手僧擬議
師曰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聲上堂佛病祖病一時
與諸禪德拈向三門外諸禪德還拈得山僧病也無
若拈得山僧病不妨見得佛病祖病珍重問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師曰擔不起曰爲甚麼擔不起師曰祖

師西來意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高問低對
曰見後如何師曰風蕭蕭雨颯颯上堂僧問名喧宇
宙知師久雪嶺家風畧借看師曰未在更道僧展兩
手師便打僧禮拜師豎起拄杖曰大衆會麼言不再
舉令不重行便下座問僧近離甚處曰東京師曰還
見天子也無曰常年一度出金明池師曰有禮可恕
無禮難容出去智門問曰暑往寒來卽不問林下相
逢事若何師曰五鳳樓前聽玉漏門曰爭奈主山高
案山低師曰須彌頂上擊金鐘

江陵府福昌院重善禪師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
夜觀乾象曰學人不會意旨如何師曰日裏看山問
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師曰東方甲乙木曰恁麼則
粉骨碎身也師曰易開終始口難保歲寒心問浩浩
塵中如何辯主師曰長安天子塞外將軍曰恁麼則
權握在手師曰不斬無罪人問如何是不遷底法師
曰死人不坐禪曰學人不會意旨如何師曰那伽常
在定間離却咽喉唇吻請師速道師曰福昌口門窄
曰和尚爲甚麼口門窄師曰還我話來問如何是離
筌蹄底句師曰頭大帽子小曰意旨如何師曰側脚
及穿靴問金烏東涌玉兔西沉時如何師曰措大不

騎驢曰恁麼則謝師指南師曰更須子細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樵子數珠曰見後如何師曰鐵磬行者問未施武藝便入戰場時如何師曰老僧打退鼓曰恁麼則展陣開旗去也師曰伏惟尚饗上堂盡乾坤大地微塵諸佛總在福昌這裏拈拄杖畫一畫曰說佛說法諸禪德若也會得出來與汝證據若也不會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便下座

新州四祖志謹禪師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多年松樹老粃斲悶葉落歸根時如何師曰一歲一枯榮

醜
襄州興化奉能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髮長像貌

唐州天睦山慧滿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多年桃核曰意旨如何師曰打破裏頭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三年逢一閏曰合談何事師曰九日是重

陽

鄂州建福智同禪師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鸚鵡慕西秦僧禮拜師曰聽取一頌雲門透法身法身何許人鴈回沙塞北鸚鵡慕西秦

襄州延慶宗本禪師僧問魚未跳龍門時如何師曰

擺手入長安曰跳過後如何師曰長安雖樂
鼎州大龍山炳賢禪師僧問昔日先師語如何透法
身師曰萬仞峯前句不與白雲齊問如何是動乾坤
句師曰透出龍宮翻大海掌開日月倒須彌問如何
是出家人師曰深曰如何是出家法師曰苦
自巖上座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甃瓦泥土曰如
何是塔中人師曰含齒戴髮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
不曾作模樣曰如何是老人相師曰無力把拄杖問
洞山麻三斤意旨如何師曰八十婆婆不粧梳

香林遠禪師法嗣

隨州智門光祚禪師

先生北塔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踏破

草鞋赤脚走曰如何是佛向上事師曰拄杖頭上挑

日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眼不見鼻曰便恁

麼領會時如何師曰鼻孔裏呷羨問曹谿路上還有

俗談也無師曰六祖是盧行者問一切智智清淨還

有地獄也無師曰閻羅王是鬼做上堂一法若有毗

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正當恁麼時

文殊向甚麼處出頭若也出頭不得金毛師子腰折

幸好一盤飯莫待糝椒薑上堂山僧記得在母胎中

有一則語今日舉似大眾諸人不得作道商量還

有人商量得麼若商量不得三十年後不得錯舉問
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滿眼是埃塵問古鏡未磨時
如何師曰也祇是箇銅片曰磨後如何師曰且收取
問如何是般若體師曰蚌含明月曰如何是般若用
師曰兒子懷胎問金剛眼中著得箇甚麼師曰一把
沙曰爲甚麼如此師曰非公境界問如何是無縫塔
師曰四稜著地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鼻孔三斤秤
不起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蓮花曰出水後如
何師曰荷葉上堂汝等諸人橫擔拄杖出一叢林入
叢林汝道叢林有幾種或有旃檀叢林旃檀圍繞
或有荆棘叢林荆棘圍繞或有荆棘叢林旃檀圍繞
或有旃檀叢林荆棘圍繞祇如四種叢林是汝諸人
在阿那箇叢林裏安身立命若無安身立命處處踏
破草鞋閻羅王徵你草鞋錢有由在上堂雪峯鞦韆
羅漢書字歸宗斬蛇大隨燒畚且道明甚麼邊事還
有人明得麼試道看若明不得所以道斬蛇須是斬
蛇手燒畚須是燒畚人瞥起情塵生妄見眼裏無筋
一世貧上堂赫日裏我人雲霧裏慈悲霜雪裏假褐
氈子裏藏身還藏得身麼若藏不得却被氈子打破
髑髏上堂東家李四婆西家來乞火門外立少時喚

他停滯我惡發走歸家虛心屋裏坐可憐群小兒終日受饑餓有眼不點睛空鑊鬪骸破

灌州羅漢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牛頭阿旁曰如何是法師曰劔樹刀山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井中紅燄日裏浮漚曰如何領會師曰遙指扶桑日那邊問如何是本來心師曰蹉過了也

灌州青城香林信禪師僧問覲面相呈時如何師曰築著鼻孔

洞山初禪師法嗣

潭州福嚴良雅禪師居洞山第一座山叅次僧出問如何是佛山答曰麻三斤叅罷山至寮謂師曰我今日答這僧話得麼曰恰值某淨髮山曰你元來作這去就拂袖便出師曰這老漢將謂我明他這話頭不得因作偈呈曰五彩畫牛頭黃金爲點額春晴二月初農人皆取則寒食賀新正鐵錢三五白山見深肯之住福嚴日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入門便見荆南府開福德賢禪師僧問去離不得時如何師曰子承父業問如何是衲僧話計師曰耳裏種田上堂不用思而知不用慮而解知解俱泯合談何事良久曰一葉落天下秋問承和尚有言隔江招手意旨如

何師曰被裏張帆曰恁麼則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去也師曰踏不著

潭州報慈嵩禪師僧問北斗藏身意旨如何師曰百歲老人入漆甕

岳州乾明睦禪師問洞山停機罷賞時如何山曰水底弄傀儡師曰誰是看翫者山曰停機罷賞者師曰恁麼則知音不和也山曰知音底事作麼生師曰大盡三十日山曰未更道師曰某甲合喫和尚手中痛棒山休去問昔日靈山記今朝嗣阿誰師曰楚山突兀漢水東流曰恁麼則洞山的嗣也師曰聽事不真喚鐘作甕

鄧州廣濟院同禪師僧問萬緣息盡時如何師曰三脚蝦蟆飛上天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華嶽三峯小曰此意如何師曰黃河鞞底流

韶州東平山洪教禪師僧問如何是向上關師豎起拂子僧曰學人未曉乞師再指師曰非公境界曰和尚豈無方便師曰再犯不容

泐潭謙禪師法嗣

虔州丫山宗盛禪師上堂鐘聲清鼓聲響早晚相聞休妄想薦得徒勞別問津莫道山僧無伎倆咄

奉先深禪師法嗣

天台蓮華峯祥菴主僧問如何是雲嶺泥牛吼師曰聽曰如何是雲門木馬嘶師曰響示寂日拈拄杖示衆曰古人到這裏爲甚麼不肯住衆無對師乃曰爲他途路不得力復曰畢竟如何以杖橫肩曰柳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言畢而逝

江州崇勝御禪師僧問如何是學人受用三昧師曰橫擔拄杖曰意旨如何師曰步步踏實

雙泉郁禪師法嗣

鼎州德山慧遠禪師開堂示衆曰無量法門悉已具足然雖如是且須委悉始得其餘方便昔時聖人互出乃曰傳燈爾後賢者差肩故云繼祖是以心心相傳法法相印且作麼生傳作麼生印舉起拂子曰此乃人天同證若如是也遞相證明其或未曉之徒請垂下問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鐵門路險解夏上堂僧問九旬禁足今已滿自恣之儀事若何師曰猢猻趁蛺蝶九步作一歇曰意旨如何師示頌曰兩箇童兒昇木鼓左邊打了右邊舞刹那變現百千般分明示若若記取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烏龜鑽破壁上堂枕石激流任運天真不見古者道

撥霞掃雪和雲母掘石移松得茯苓當恁麼時復何
言哉諸禪德要會麼聽取一頌雲霧長空迴野飛鴻
段雲片片向西向東

襄州含珠山彬禪師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瞎問
如何是和尚關板子師豎起拂子僧便喝師便打問
如何是三乘教師曰上大人曰意旨如何師曰化三
千

披雲寂禪師法嗣

廬山開先照禪師僧問向上宗乘乞師垂示師曰白
雲斷處見明月曰猶是塵人疑處師曰黃葉落時聞
擣衣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條寒澗木得力勝
兒孫曰用者如何師曰百雜碎上堂叢林規矩古佛
家風一叅一請一粥一飯且道明得箇甚麼祇知諸
人心心不停念念不住若能不停處停念處無念自
合無生之理與麼說話笑破他人口叅

金陵天寶和尚僧問白雲抱幽石時如何師曰非公
境界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列半作三曰學人未
曉師曰鼻孔針筒

舜峯韶禪師法嗣

磁州桃園山曦朗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

曰西來若有意斬下老僧頭曰爲甚却如此師曰不見道爲法喪軀

安州法雲智善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道場師曰山青水綠

般若柔禪師法嗣

藍田縣真禪師僧問如何是大定門師曰拈柴擇菜上堂成山假就於始篲脩途託至於初步上座適來從地爐邊來還與初步同別若言同卽不會不遷若言別亦不會不遷上座作麼生會還會麼這裏不是那裏那裏不是這裏且道是一處兩處是遷不遷是來去不是來去若於此顯明得便乃古今一如初終自爾念念無常心心永滅所以道截方知彼去去者不至方上座適來恁麼來却請恁麼去參

妙勝臻禪師法嗣

西川雪峯欽山主上堂昨日一今日二不用思量快須瞥地不瞥地蹉過平生沒巴鼻咄

薦福古禪師法嗣

和州淨戒守密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稽首稽首曰學人有分也無師曰頓首頓首僧作舞而出師曰似則恰似是卽未是

清涼明禪師法嗣

吉州西峯雲谿禪師郡之曾氏子早扣諸方晚見清涼問佛未出世時如何涼曰雲遮海門樹曰出世後如何涼曰擘破鐵圍山師於言下大悟涼印可之歸住寶龍雲侶駢集 真宗皇帝遣使召至訪問宗要畱上苑經時冥坐不食上嘉異賜號圓淨辭歸珍錫甚隆皆不受以詩寵其行改寶隆曰祥符旌師之居也嘗有問易中要旨者師曰夫神生於無形而成於有形從有以至於無然後能合乎妙圓正覺之道故自四十九衍以至於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以窮天下之理以盡天下之性不異吾聖人之教也示寂日爲衆曰天不高地不厚自是時人覩不透但看臘月二十五依舊向南看北斗瞑然而逝茶毗獲舍利建塔

青原下九世

文殊真禪師法嗣

瑞州洞山曉聰禪師遊方時在雲居作燈頭見僧說泗州大聖近在揚州出現有設問曰既是泗州大聖爲甚麼却向揚州出現師曰君子愛財取之以道後僧舉似蓮華峯祥庵主王大驚曰雲門兒孫猶在中夜望雲居拜之住後僧問達磨未傳心地印釋迦未

解髻中珠此時若問西來意還有西來意也無師曰
六月雨淋淋寬其萬姓心曰恁麼則雲散家家月春
來處處花師曰脚跟下到金剛水際是少僧無語
師曰祖師西來特唱此事自是上座不薦所以從門
入者不是家珍認影迷頭豈非大錯既是祖師西來
特唱此事又何必更對衆惻惻珍重問無根樹子向
甚麼處栽師曰千年常住一朝僧問如何是離聲色
句師曰南瞻部洲北鬱單越曰恁麼則學人知恩不
昧也師曰四大海深多少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
此去漢陽不遠曰磨後如何師曰黃鶴樓前鸚鵡洲

問如何是佛師曰理長卽就上堂教山僧道甚麼卽
得古卽是今今卽是古所以楞嚴經道松直棘曲鵠
白鳥玄還知得麼雖然如是未必是松一向直棘一
向曲鵠便白鳥便玄洞山道這裏也有曲底松也有
直底棘也有玄底鵠也有白底鳥久立上堂僧問學
人進又不得退又不得時如何師曰抱首哭蒼天僧
無語師曰汝還知鉢盂鑊子落處麼汝若知得落處
也從汝問三十年後驀然問著也不定上堂舉寒山
云井底生紅塵高峯起白浪石女生石兒龜毛寸寸
長若要學菩提但看此模樣良久曰還知落處也無

若也不知落處看看菩提入僧堂裏去也久立上堂
春寒凝沍夜來好雪還見麼大地雪漫漫春風依舊
寒說禪說道易成佛成祖難珍重上堂晨鷄報曉靈
粥後便天明燈籠猶瞌睡露柱却惺惺復曰惺惺直
言惺惺歷歷直言歷歷明朝後日莫認奴作郎珍重
因事示衆天晴蓋却屋乘乾刈却禾早輪王稅了鼓
腹唱巴歌問德山入門便棒猶是起模畫樣臨濟入
門便喝未免起目生花離此二途未審洞山如何爲
人師曰天晴久無雨近日有雲騰曰他日若有人問
洞山宗旨教學人如何舉似師曰園蔬枯槁甚擔水
潑菠稜師一日不安上堂辭衆述法身頌曰叅禪學
道莫茫茫問透法身北斗藏余今老倒厓羸甚見今
無力得商量唯有鑿頭知我意栽松時復上金剛言
訖而寂塔于金剛嶺

南臺勤禪師法嗣

汝州高陽法廣禪師僧問如何是大悲千手眼師曰
墮坑落澗

潭州石霜節誠禪師僧問古者道捲簾當白晝移榻
對青山如何是捲簾當白晝師曰過淨瓶來曰如何
是移榻對青山師曰却安舊處著上堂心外無法法

外無心隨緣蕩蕩更莫沉吟你等諸人纔上塔道便
好回去更要待第二杓惡水潑作甚麼

德山晏禪師法嗣

鼎州德山志先禪師僧問見色便見心時如何師曰
角弓彎似月寶劍利如霜曰如何領會師曰金甲似
魚鱗朱旗如火燄問遠遠投師乞師一接師曰不接
曰恁麼則虛仲一問師曰少逢穿耳客多遇刻舟人
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爲甚麼不得成佛道師
曰貪觀天上月失却掌中珠問軍期急速時如何師
曰十字街頭滿面塵曰爲甚麼如此師曰知而故犯

問如何是無爲之談師曰石羊石虎喃喃語曰是何
言教師曰長行書不盡短偈絕人聞問如何是一種
南無佛師曰皆以成佛道

黑水璟禪師法嗣

峩峩黑水義欽禪師上堂僧出禮拜師曰大地百雜
碎便下座

五祖戒禪師法嗣

洪州泐潭懷澄禪師僧問見者是色聞者是聲離此
二途請師別道師曰古寺新牌額問不與萬法爲侶
者是甚麼人師曰觀世音菩薩師一日見僧披衲師

卷十五
三
曰得恁麼好針線曰祇要牢固師曰打草驚蛇作甚
麼曰客來須看師曰祇有這箇更別有曰雲生巖上
師曰未更道曰水滴巖間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
曰文殊自文殊解脫自解脫

瑞州洞山自寶禪師上堂總恁麼風恬浪靜那裏得
來忽遇洪波浩渺白浪滔天當恁麼時覓箇水手也
難得衆中莫有把柂者麼衆無對師曰賺殺一船人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腰長脚短

復州北塔思廣禪師僧問如何是衲僧變通之事師
曰東涌西沒曰變通後如何師曰地肥茄子嫩問如
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左手書右字曰學人不會師曰
歐頭柳脚

蘄州四祖端禪師法身頌曰燈心刺著石人脚火急
去請周醫博路逢龐公相借問六月日頭乾曬却

潭州雲蓋志顛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古寺碑難讀曰意旨如何師曰讀者盡攢着

舒州海會通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柿桶
蓋椽笠曰學人不曉師曰行時頭頂戴坐則挂高壁

瑞州洞山妙圓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頭腦相似
蘄州義臺子祥禪師僧問如何是義臺境師曰路不

拾遺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桀犬吠堯

明州天童懷清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眼裏不著沙曰如何領會師曰耳裏不著水曰恁麼
則禮拜也師曰東家點燈西家暗坐

越州寶嚴叔芝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土身木骨
曰意旨如何師曰五彩金裝曰恁麼則頂禮去也師
曰天台柳栗

蘄州五祖山秀禪師僧問無法可說是名說法既是
無法可說又將何說師曰霜寒地凍曰空生不解巖
中坐惹得天花動地來師曰日出冰消僧擬議師曰
何不進語僧又無語師曰車不橫推理無曲斷

襄州白馬辯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水來河漲曰
如何是法師曰風來樹動

隨州水南智昱禪師上堂欲識解脫道鷄鳴天已曉
趙州庭前栢打落青州棗咄

福昌善禪師法嗣

安吉州上方齊岳禪師僧問如何是菩提師曰顛頭
瓦子曰意旨如何師曰苦上堂旋收黃葉燒青煙竹
榻和衣半夜眠粥後放參三下鼓孰能更話祖師禪
便下座

明州育王常坦禪師僧問如何是有中有師曰金河
峯上曰如何是無中無師曰般若堂前上堂千花競
發百鳥啼春是向上句諸佛出世知識與慈是向下
句作麼生是不涉二途句若識得頂門上出氣若識
不得土牛耕石田擊禪牀下座

潤州金山瑞新禪師僧問吾有大患爲吾有身父母
未生未審此身在甚麼處師曰曠大劫來無處所若
論生滅盡成非曰恁麼則周徧十方心不在一切處
師曰泥裏撼碁上堂世間所貴者和氏之璧隋侯之
珠金山喚作驢屎馬糞出世間所貴者真如解脫菩
提涅槃金山喚作屎沸碗鳴且道恁麼說話落在甚
麼處故不是取舍心重信邪倒見諸人要知麼猛虎
不顧几上肉洪爐豈鑄囊中錐

乾明信禪師法嗣

澧州藥山葵肅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大
樹大皮裏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小樹小皮纏問如何
是不動尊師曰四王擡不起

智門祚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重顯禪師遂寧府李氏子依普安院仁鏡
上人出家受具之後橫經講席究理窮玄詰問鋒馳

機辯無敵咸知法器僉指南遊首造智門卽伸問曰
不起一念云何有過門召師近前師纔近前門以拂
子驀口打師擬開口門又打師豁然開悟出住翠峯
後遷雪竇開堂日於法座前顧視大眾曰若論本分
相見不必高陞法座遂以手畫一畫曰諸人隨山僧
手看無量諸佛國土一時現前各各子細觀瞻其或
涯際未知不免拖泥帶水便陞座上首白椎罷有僧
方出師約住曰如來正法眼藏委在今日放行則瓦
礫生光把住則真金失色權柄在手殺活臨時其有
作者共相證據僧出問遠離翠峯祖席已臨雪竇道
場未審是一是二師曰馬無千里謾追風曰恁麼則
雲散家家月師曰龍頭蛇尾漢問德山臨濟棒喝已
彰和尚如何爲人師曰放過一著僧擬議師便喝僧
曰未審祇恁麼別有在師曰射虎不真徒勞沒羽問
吹大法螺擊大法鼓朝宰臨筵如何卽是師曰清風
來未休曰恁麼則得遇於師也師曰一言已出駟馬
難追僧禮拜師曰放過一著乃普觀大眾曰人天普
集合發明箇甚麼事焉可互分賓主馳騁問答便當
宗乘法廣大門風威德自在輝騰今古把定乾坤千
聖祇言自知五乘莫能建立所以聲前悟旨猶迷顧

鑒之端言下知宗尚昧識情之表諸人要知真實相
爲麼但以上無攀仰下絕已躬自然常光現前箇箇
壁立千仞還辯明得也無未辯辯取未明明取旣辯
明得能截生死流同據佛祖位妙圓超悟正在此時
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爲之化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曰祥雲五色曰學人不會師曰頭上漫漫問達磨
未來時如何師曰猿啼古木曰來後如何師曰鶴唳
青霄曰卽今事作麼生師曰一不成二不是問和尚
未見智門時如何師曰爾鼻孔在我手裏曰見後如
何師曰穿過鬪鬪有僧出禮拜起曰請師答話師便
棒僧曰豈無方便師曰罪不重科復有一僧出禮拜
起曰請師答話師曰兩重公安案曰請師不答話師亦
棒問古人道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師曰千聞不如
一見曰此話大行師曰老鼠銜鐵問古人道皎皎地
絕一絲頭祇如山河大地又且如何師曰面赤不如
語直曰學人未曉師曰徧問諸方問如何是學人自
已師曰乘槎斫額曰莫祇這便是師曰浪死虛生問
如何是緣生義師曰金剛鑄鐵券曰學人不會師曰
鬧市裏牌曰恁麼則行到水窮處坐着雲起時師曰
列下問四十九年說不盡底請師說師曰爭之不足

曰謝師答話師曰鐵棒自看問如何是把定乾坤眼
師曰拈却鼻孔曰學人不會師曰一喜一悲僧擬議
師曰苦問如何是脫珍御服著弊垢衣師曰垂手不
垂手曰乞師方便師曰左眼挑筋右眼挑肉問龍門
爭進舉那箇是登科師曰重遭點額曰人不會師
曰退水藏鱗問寂寂忘言誰是得者師曰卸帽穿雲
去曰如何領會師曰披蓑帶雨歸曰十年後此話
大行師曰一場酸澁問坐斷毗盧底師還接否師
曰殷勤送別瀟湘岸曰恁麼則學人弄過也師曰天
寬地窄太愁人僧禮拜師曰苦屈之詞不妨難吐問

生死到來如何回避師曰定花板上曰莫便是他安
身立命處也無師曰符到奉行上堂僧問如何是吹
毛劔師曰苦曰還許學人用也無師噓一噓乃曰大
衆前共相酬唱也須是箇漢始得若也未肯奔流度
冰底眼不勞拈出所以道如大火聚近著卽燎却向
門亦如按太阿寶劔衝前卽喪身失命乃曰大阿橫
按祖堂寒千里應須息萬端莫待冷光輕閃爍復云
看看便下座上堂僧問如何是維摩一默師曰寒山
訪拾得曰恁麼則入不二之門師噓一噓復曰維摩
大士去何從千古令人望莫窮不二法門休更問夜

來明月上孤峯上堂春山疊亂青春水漾虛碧寥寥
天地間獨立望何極便下座却顧謂侍者曰適來有
人看方丈麼者曰有師曰作賊人心虛上堂十方無
壁落四面亦無門古人向甚麼處見客或若道得接
手句許你天上天下上堂田地穩密底佛祖不敢近
爲甚麼擡脚不起神通遊戲底鬼神不能測爲甚麼
下脚不得直饒十字縱橫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上堂
大衆這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爾諸人四至界畔
猶未識在若要中心樹子我也不惜問如何是諸佛
本源師曰千峯寒色曰未委向上更有甚無師曰雨
滴巖花上堂僧問雪覆蘆花時如何師曰點曰恁麼
則爲祥爲瑞去也師曰兩重公案乃曰雪覆蘆花欲
暮天謝家人不在漁船白牛放却無尋處空把山童
贈鐵鞭師一日遊山四顧周覽謂侍者曰何日復來
於此侍者哀乞遺偈師曰平生唯患語之多矣翌日
出杖屨衣盂散及徒衆乃曰七月七日復相見耳至
期盥沐攝衣北首而逝塔全身于寺之西塢賜明覺
大師

襄州延慶山子榮禪師僧問如何是隨色摩尼珠師
曰三箇兒童弄花毬曰恁麼則終朝盡日也師曰頭

白齒落上堂僧問靈光隱隱月照寒窓善法堂前請
師舉唱師曰聽曰此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麼生師
曰脚下毛生問如何是佛師曰橫身彰十號入榔示
雙趺曰將何供養師曰合掌當曾問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師曰穿耳胡僧不着鞋

洪州百丈智映寶月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
阿誰師曰宰堵那吒掌上擎曰恁麼則北塔的子韶
石兒孫也師曰斫額望新羅

韶州南華寶緣慈濟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青山綠水曰未來時還有意也無師曰高者高
低者低

黃州護國院壽禪師僧問如何是一路涅槃門師曰
寒松青有千年色一徑風飄四季香問如何是靈山
一會師曰如來纔一顧迦葉便低眉

瑞州九峯勤禪師僧問方便門中請師垂示師曰佛
不奪衆生願曰恁麼則謝師方便師曰却須喫棒上
堂口羅舌沸千喚萬喚露柱因甚麼不回頭良久曰
美食不中飽人便下座

潭州雲蓋繼鵬禪師初謁雙泉雅禪師泉令克侍者
示以芭蕉拄杖話經久無省發一日泉向火次師侍

立泉忽問拄杖子話試舉來與子商量師擬舉泉拈
火筯便撼師豁然大悟住後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曰舌頭無骨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湯瓶火
裏煨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天曰出世後如何師
曰地上堂高不在絕頂富不在福嚴樂不在天堂苦
不在地獄良久曰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

鄂州黃龍海禪師僧問如何是黃龍家風師曰看曰
忽遇客來如何祇待師以拄杖點之問如何是最初
一句師曰掘地討天

鼎州彰法澄泗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多
少人摸索不著曰忽然摸著又作麼生師曰堪作甚
麼

泉州雲臺因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嗔拳
不打笑面曰如何施設師曰天台則有南嶽則無問
如何是佛師曰月不破五曰意旨如何師曰初三十
一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今日好曬麥曰意旨如
何師曰問取磨頭上堂菩薩子不在內不在外不在
中間且道落在甚麼處良久曰南贍部洲北鬱單越

福嚴雅禪師法嗣

潭州北禪智賢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匙挑不上

曰如何是道師曰嶮路架橋歲夜小叅曰年窮歲盡
無可與諸人分歲老僧烹一頭露地白牛炊黍米飯
煮野菜羹燒楮火大家喫了唱村田樂何故免見
倚他門戶傍他墻剛被時人喚作郎便下座歸方丈
至夜深維那入方丈問訊曰縣裏有公人到勾和尚
師曰作甚麼那曰道和尚宰牛不納皮角師遂捋下
頭帽擲在地上那便拾去師跳下禪牀攔臂擒住叫
曰賊賊那將帽子覆師頂曰天寒且還和尚師呵呵
大笑那便出去時法昌爲侍者師顧昌曰這公案作
麼生昌曰潭州紙貴一狀領過

南嶽衡嶽寺振禪師山居頌曰阿呵呵瘦松寒竹鎖
清波有時獨坐磐陀上無人共唱太平歌朝看白雲
生洞口暮觀明月照娑婆有人問我居山事三尺杖
子攪黃河

開福賢禪師法嗣

日芳上座僧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豎起拄杖僧
曰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橫按拄杖僧曰如何是隨
波逐浪句師擲下拄杖僧曰三句外請師道師便起
去師贊開福真曰清儀瘦今可瞻可仰仰之非親妙
筆圖今可擬可像像之非真非親非真秋月盈輪有

言無味兮的中的既往如在兮覓焉覓當機隱顯兮
絲髮誦訛金烏卓午兮迅風霹靂

報慈高禪師法嗣

郢州興陽山遜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髮白面皺
曰如何是法師曰暑往寒來問如何是三界外事師
曰洛陽千里餘不得舊時書

德山遠禪師法嗣

廬山開先善暹禪師臨江軍人也操行清苦徧游師
席以明悟爲志叅德山見山上堂顧視大衆曰師子
嘯呻象王回顧師忽有省入室陳所解山曰子作麼

生會師回顧曰後園驢喫草山然之後至雪竇竇與
語喜其超邁日曰海上橫行暹道者遂命分座四方
英衲敬畏之他日竇舉師出世金鵝師聞潛書二偈
于壁而去曰不是無心繼祖燈道慚未厠嶺南能三
更月下離巖竇眷眷無言戀碧層二十餘年四海間
尋師擇友未嘗閑今朝得到無心地却被無心趁出
山晚年衆請滋甚遂開法開先以慰道俗之望開堂
日上首白槌罷師曰千聖出來也祇是稽首讚嘆諸
代祖師提挈不起是故始從迦葉迄至山僧二千餘
年月燭慧燈星排道樹人天普照凡聖齊榮且道承

甚麼人恩力老胡也祇道明星出現時我與大地有情同時成道如是則彼既失我亦爾孰爲不可良由諸人不肯承當自生退屈所以便推排一人半箇先達出來遞相開發也祇是與諸人作箇證明今日人天會上莫有久遊赤水夙在荆山懷袖有珍頂門有眼到處踐踏覺場底衲僧麼却請爲新出世長老作箇證明還有麼時有僧出師曰象駕崢嶸謾進途誰信螳螂能拒轍問一棒一喝猶是葛藤瞬目揚眉拖泥帶水如何是直截根源師曰速曰恁麼則祖師正宗和尚把定師曰野渡無人舟自橫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曰瞎問妙峯頂上卽不問半山相見事如何師曰把手過江來曰高步出長安師曰腳下一句作麼生道僧便喝師曰山腰裏走問一雨所潤爲甚麼萬木不同師曰羊羹雖美衆口難調問年窮歲盡時如何師曰依舊孟春猶寒問更深夜靜時如何師曰老鼠入燈籠問瞥瞋瞥喜時如何師曰適來菩薩面如今夜叉頭上堂一若是二卽非東西南北人不知休話指天并指地青山白雲徒爾爲以拄杖擊香臺下座問雨雪連天爲甚麼孤峯露頂師曰有甚遮掩處上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洛陽城古

曰學人不曾師曰少室山高僧禮拜師迺曰佛種從緣起遂舉拄杖曰拄杖子是緣且作麼生說箇起底道理良久曰金屑雖貴落眼成翳卓拄杖下座

吉州禾山楚材禪智禪師臨江軍人也僧問佛令祖令諸方並行未審和尚如何師曰山僧退後曰恁麼則諸方不別也師曰伏惟伏惟問如何是離凡聖底句師曰山河安掌上曰恁麼則迴超今古外師曰展縮在當人問一毫未發時如何師曰海晏河清曰發後如何師曰徧界無知己問如何是和尚說法底口師曰放一線道問抱璞投師請師雕琢師曰不雕琢

曰爲甚麼不雕琢師曰弄巧翻成拙

秀州資聖院盛勤禪師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山青水綠問四威儀中如何履踐師曰鷺鷥立雪曰恁麼則聞鐘持鉢日上欄干師曰魚躍千江水龍騰萬里雲曰畢竟如何師曰山中逢猛獸天上見文星上堂多生覺悟非干衲一點分明不在燈拈拄杖曰拄杖頭上祖師燈籠脚下彌勒須彌山腰鼓細卽不問你作麼生是分明一點你若道得無邊刹境總在你着毛上你若道不得作麼生過得羅刹橋良久曰水流千派月山鎖一溪雲卓拄杖下座

會元卷十五
潭州鹿苑圭禪師桂州人也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吳頭楚尾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騎馬踏鐙不如步行問如何是第一義諦師曰胡人讀漢書上堂凡有因緣須曉其宗若曉其宗無是無不是用則波騰海沸全真體以運行體則鏡淨水沉舉隨緣而會寂且道兜率天宮幾人行幾人坐若向這裏辯得緇素許你諸人東西南北如雲似鶴於此不明踏破草鞋未有了日在叅

青原下十世上

洞山聰禪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曉舜禪師瑞州人也少年麤猛忽悟淨幻投師出家乃修細行叅洞山一日如武昌行乞首謁劉公居士家士高行爲時所敬意所與奪莫不從之師時年少不知其飽叅頗易之士曰老漢有一問若相契卽開疏如不契卽請還山遂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黑似漆士曰磨後如何師曰照天照地士長揖曰且請上人還山拂袖入宅師懔懔卽還洞山山問其故師具言其事山曰你問我我與你道師理前問山曰此去漢陽不遠師進後語山曰黃鶴樓前鸚鵡洲師於言下大悟機鋒不可觸住後僧問承師

有言不談玄不說妙去此二途如何指示師曰蝦蟆
趕鷄子曰全因此問也師曰老鼠弄獼猴上堂唯
堅密身一切塵中現蝦蟆蚯蚓各有窟穴烏鵲鳩鴿
亦有窠巢正當與麼時爲甚麼人說法良久曰方以
類聚物以群分上堂三峽道無別朝朝祇麼說僧繇
會寫真鎮府出鑰鐵上堂不長不短不小不大此箇
道理是誰境界咄上堂聞說佛法兩字早是污我耳
目諸人未跨雲居門脚跟下好與三十棒雖然如是
也是爲衆竭力上堂舉夾山道開市門頭識取天子
百草頭上薦取老僧雲居卽不然婦搥機軋軋兒弄
口噯噯上堂諸方有弄蛇頭撥虎尾跳大海劔刃裏
藏身雲居這裏寒天熱水洗脚夜間脫鞵打睡早朝
旋打行纏風吹籬倒喚人夫劈篾縛起上堂雲居不
會禪洗脚上牀眠冬瓜直儻侗瓠子曲彎彎

潭州大瀉懷宥禪師僧問人將語試金將火試未審
衲僧將甚麼試師曰拄杖子曰畢竟如何師曰退後
著僧應喏師便打曰教休不肯休直待雨淋頭

杭州佛日契嵩禪師藤州鍾津李氏子七歲出家十
三得度十九遊方徧叅知識得法于洞山師夜則頂
戴觀音像而誦其號必滿十萬乃寢以爲常自是世

間經書章句不學而能作原教論十餘萬言明儒釋
之道一貫以抗宗韓排佛之說讀之者畏服後居永
安蘭若著禪門定祖圖傳法正宗記輔教編上進
仁宗皇帝覽之加歎付傳法院編次入藏下詔褒寵
賜號明教宰相韓琦大叅歐陽脩皆延見而尊禮之
洎東還熙寧四年六月四日晨興寫偈曰後夜月初
明吾今喜獨行不學大梅老貪隨鼯鼠聲至中夜而
化闍維不壞者五曰頂曰耳曰舌曰童真曰數珠其
頂骨出舍利紅白晶潔道俗合諸不壞塋於故居永
安之左後住淨慈北磻居簡嘗著五種不壞贊師有
文集二十卷目曰鐔津盛行于世

洪州太守許式叅洞山得正法眼一日與泐潭澄上
藍溥坐次潭問聞郎中道夜坐連雲石春栽帶雨松
當時答洞山甚麼話公曰今日放衙早潭曰聞答泗
州大聖在楊州出現底是否公曰別點茶來潭曰名
不虛傳公曰和尚早晚回山潭曰今日被上藍覷破
藍便喝潭曰須是你始得公曰不奈船何打破岸斗

泐潭澄禪師法嗣

明州育王山懷璉大覺禪師漳州龍溪陳氏子誕生
之夕夢僧伽降室因小字泗州既有異兆僉知祥應

齟齬出家牛角圓頂篤志道學寢食無廢一日洗面
潑水于地微有省發卽慕叅尋遠造泐潭法席投機
印可師事之十餘年去游廬山掌記於圓通訥禪師
所皇祐中仁廟有詔住淨因禪院召對化成殿問
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大覺禪師後遣中使問曰
才去豎拂人立難當師卽以頌回進曰有節非干竹
三星偃月宮一人居日下弗與衆人同帝覽大悅
又詔入對便殿賜羅扇一把題元寂頌於其上與師
問答詩頌書以賜之凡十有七篇至和中乞歸老山
中乃進頌曰六載皇都唱祖機兩曾金殿奉天威青

山隱去欣何得蒲篔篹唯將御頌歸帝和頌不允仍
宣諭曰山卽如如體也將安歸乎再住京國且與佛
法師再進頌謝曰中使宣傳出禁園再令臣住此禪
扉青山未許藏千拙白髮將何補萬幾霄露恩輝方
湛湛林泉情味苦依依堯仁况是如天濶應任孤雲
自在飛旣而遣使賜龍腦鉢師謝恩罷捧鉢曰吾法
以壞色衣以瓦鐵食此鉢非法遂焚之中使回奏
上加歎不已治平中上疏丐歸仍進頌曰千簇雲山
萬壑流閑身歸老此峯頭餘生願祝無疆壽一炷清
香滿石樓英廟依所乞賜手詔曰大覺禪師懷璉

受先帝聖眷累錫宸章屢貢誠懇乞歸林下今從所請俾遂閑心凡經過小可菴院任性住持或十方禪林不得抑逼堅請師既渡江少留金山西湖四明郡守以奇王虛席迎致九峯韶公作疏勸請四明之人相與出力建大閣藏所賜詩頌榜之曰宸奎翰林蘇公軾知杭時以書問師曰承要作宸奎閣碑謹已撰成衰朽廢學不知堪上石否見叅寥說禪師出京日英廟賜手詔其畧云任性住持者不知果有否如有切請錄示全文欲添入此一節師終藏而不出遠委順後獲於篋笥開堂日僧問諸佛出世利濟群生貌坐師登將何拯濟師曰山高水濶曰華發無根樹魚跳萬仞峯師曰新羅國裏曰慈舟不棹清波上劔峽徒勞放木鷲師曰脫却衣裳臥荆棘曰人將語試師曰慣得其便僧拊掌師曰更踈跳問聖君御頌親頒賜和尚將何報此恩師曰兩手拓地曰恁麼則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師曰半尋拄杖攪黃河問艣棹不停時如何師曰清波箭急曰恁麼則移舟諳水勢舉棹別波瀾師曰濟水過新羅曰古佛位中留不住夜來依舊宿蘆花師曰兒童不識十字街問坐斷毗盧頂不稟釋迦文猶未是學人行業如何是學人行

業師曰斫額望明月僧以手便拂師曰作甚麼僧茫然師曰賺却一船人師曰若論佛法兩字是加增之辭廉纖之說諸人向這裏承當得盡是二頭三首譬如金屑雖貴眼裏著不得若是本分衲僧纔聞舉著一擺擺斷不受纖塵獨脫自在最爲親的然後便能在天同天在人同人在僧同僧在俗同俗在凡同凡在聖同聖一切處出沒自在並拘檢他不得名邈他不得何也爲渠能建立一切法故一切法要且不是渠渠旣無背面第一不用妄與安排但知十二時中平常飲啄快樂無憂祇此相期更無別事所以古人云放曠長如癡死人他家自有通人愛上堂文殊寶劍得者爲尊乃拈拄杖曰淨因今日恁麼直得千聖路絕雖然如是猶是矛盾相攻不犯鋒鏑如何運用良久曰野蒿自發空臨水江燕初歸不見人叅上堂太陽東昇爍破大千之暗諸人若向明中立猶是影響相馳若向暗中立也是藏頭露影漢到這裏作麼生吐露良久曰逢人祇可三分語未可全拋一片心叅上堂世法裏面迷却多少人佛法裏面醉却多少人祇如不迷不醉是甚麼人分上事上堂言鋒纔擊義海交深若用徑截一路各請歸堂上堂應物現形

如水中月遂拈起拄杖曰這箇不是物卽今現形也
且道月在甚麼處良久曰長空有路還須透潭底無
蹤不用尋擊香臺下座上堂白曰東上白日西落急
如投壺閃寥廓神龍一舉透無邊纖鱗猶向泥中躍
靈燄中休湊泊三歲孩童髮四角叅上堂良久舉起
拳頭曰握拳則五嶽倒卓展手則五指叅差有持把
定佛祖關有時拓開千聖宅今日這裏相呈且道作
何使用拍禪牀曰向下文長付在來日

臨安府靈隱雲知慈覺禪師僧問一佛出世各坐一
華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白雲橫谷口曰光前絕

後去也師曰錯曰大衆證明學人禮謝師曰點問如
何是道師曰甚麼道曰大道師曰欲行千里一步爲
初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西天駐泊此地都監僧禮
拜師乃哖哖上堂日月雲霞爲天標山川草木爲地
標招賢納士爲德標閑居趣寂爲道標拈拄杖曰且
道這箇是甚麼標會麼拈起則有文有彩放下則糲
糲磕磕直得不拈不放又作麼生良久曰扶過斷橋
水伴歸無月村卓一下下座上堂秋風起庭梧墜衲
子紛紛看祥瑞張三李四賣囂虛拾得寒山爭賤貴
覲面相逢更無難易四衢道中棚欄瓦市畝塞虛空

普天市地任是臨濟赤肉團上雪峯南山鼈鼻玄沙
見虎俱胝舉指一時拈來當面布施更若擬議千山
萬水復曰過

婺州承天惟簡禪師僧問佛與衆生是一是二師曰
花開滿樹紅花落萬枝空曰畢竟是一是二師曰唯
餘一朵在明日恐隨風問如何是吹毛劔師曰星多
不當月曰用者如何師曰落日落後如何師曰觀世
音菩薩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理長卽就曰如何
領會師曰繪雉不成鷄問開口卽失閉口卽喪未審
如何說師曰舌頭無骨僧曰不會師曰對牛彈琴止

堂夫遮那之境界衆妙之玄門知識說之而莫窮善
財酌之而不竭文殊體之而寂寂普賢證之以重重
若也隨其法性如雲收碧漢本無一物若也隨其智
用如花開春谷應用無邊雖說徧恒沙乃同遵一道
且問諸人作麼生是一道良久曰白雲斷處見明月
黃葉落時聞擣衣叅上堂莫離蓋纏莫求佛祖去此
二途以何依怙江淹夢筆天龍見虎古老相傳月不
跨五叅上堂一刀兩段埋沒宗風師子翻身拖泥帶
水直饒坐斷十方不通凡聖脚跟下好與三十上堂
拈一放一妙用縱橫去解除玄收凡破聖若望本分

草料大似磨靛作鏡衲僧家合作麼生良久曰寔

明州九峯鑒韶禪師僧問承聞和尚是泐潭嫡子是

否師曰是曰還記得當時得力句否師曰記得曰請

舉看師曰左手握拳右手把筆上堂山僧說禪如蚝

蟻吐油捏著便出若不捏著一點也無何故祇為不

會看讀古今因緣及預先排疊勝妙見知等候陞堂

便磨唇捋鬚將粥飯氣熏炙諸人凡有一問一答蓋

不得已豈獨山僧看他大通智勝如來默坐十劫無

開口處後因諸天梵天及十六王子再三勸請方始

說之却不是秘惜祇為不敢埋沒諸人山僧既不

沒諸人不得道出僧曾陞座叅

婺州西塔顯殊禪師上堂黃梅席上數如麻句裏呈

機事可嗟直是本來無一物青天白日日被雲遮叅

天台崇善寺用良禪師僧問三門與自己是同是別

師曰八兩移來作半斤曰恁麼則秋水泛漁舟去也

師曰東家點燈西家為甚麼却覓油曰山高月上遲

師曰道甚麼曰莫瞌睡師曰入水見長人

臨江軍慧力有文禪師上堂建山寂寞坐倚城郭無

味之談七零八落以拄杖敲香臺下座

福州雪峯象啟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把火照魚

行曰如何是法師曰唐人譯不出曰佛法已蒙師指
示未審畢竟事如何師曰臘月三十日

南康軍雲居守億禪師上堂馬祖纔陞堂雄峯便卷
席春風一陣來滿地花狼籍便下座

瑞州洞山永孚禪師上堂棒頭挑日月木馬夜嘶鳴
拈拄杖曰雲門大師來也卓一下曰炊沙作飯看井
作袴叅

令滔首座久叅泐潭潭因問祖師西來單傳心印直
指人心見性成佛子作麼生會師曰某甲不會潭曰
子未出家時作箇甚麼師曰牧牛潭曰作麼生牧師

曰早朝騎出去晚後後騎歸潭曰子大好不會師曰
言下大悟遂成頌曰放却牛繩便出家剃除鬚髮著
袈裟有人問我西來意拄杖橫挑囉哩囉

洞山寶禪師法嗣

瑞州洞山清辯禪師僧問百丈得大機黃蘗得大用
未審和尚得箇甚麼師便喝僧亦喝師便打僧曰爭
奈大眾眼何便歸衆師噓兩噓

北塔廣禪師法嗣

荆門軍玉泉承皓禪師姓王氏着州丹稜人也依大
力院出家登具後游方叅北塔發明心要得大自在

三昧製犢鼻褌書歷代祖師名字乃曰唯有文殊普
賢較此子且書於帶上故叢林目爲皓布褌元豐間
首衆於襄陽谷隱有鄉僧亦効之師見而詬曰汝具
何道理敢以爲戲事耶嘔血無及耳尋於鹿門如所
言而逝張無盡奉使京西南路就謁之致開法于郢
州大陽時谷隱王者私爲之喜師受請陞座曰某在
谷隱十年不曾飲谷隱一滴水嚼谷隱一粒米汝若
不會來大陽爲汝說破携拄杖下座傲然而去尋遷
玉泉有示衆曰一夜雨霽烹打倒蒲萄棚知事頭首
行者人力拄底拄撐底撐撐拄拄到天明依舊可
憐生自贊粥稀後坐牀窄先臥耳聾愛高聲眼昏宜
字大冬三至示衆曰畧運推移布褌赫赤莫怪不洗無
來換替僧入室次狗子在室中師叱一聲狗便出去
師曰狗却會你却不會師示寂門人圍繞師笑曰吾
年八十一老死昇屍出兒郎齊著力一年三百六十
日言畢而逝

四祖瑞禪師法嗣

福州廣明常委禪師僧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當
場略借看師曰看曰恁麼則謝師指示師曰等閑垂
一鈞容易上鈞來

雲蓋顯禪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文慶海印禪師僧問如何是函蓋乾坤
旬師曰合曰如何是隨波逐浪旬師曰闊曰如何是
截斷衆流旬師曰窄上堂道本無爲法非延促一念
萬年千古在日月白風恬山青水綠法法現前頭頭
具足祖意教意非直非曲要識廬陵米價會取山前
麥熟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上方岳禪師法嗣

越州東山國慶順宗禪師上堂心生則種種法生心
滅則種種法滅拈起拄杖曰此箇是法那箇是滅涼
心若人道得許你頂門上具眼其或未然雲暗不知
天早晚雪深難辨路高低叅

金山新禪師法嗣

安吉州天聖守道禪師上堂日月遶須彌人間分晝
夜南閩浮提人祇被明暗色空留礙且道不落明暗
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叅
上堂不從一地至一地寂滅性中寧有位釋迦稽首
問然燈仁者何名爲受記便下座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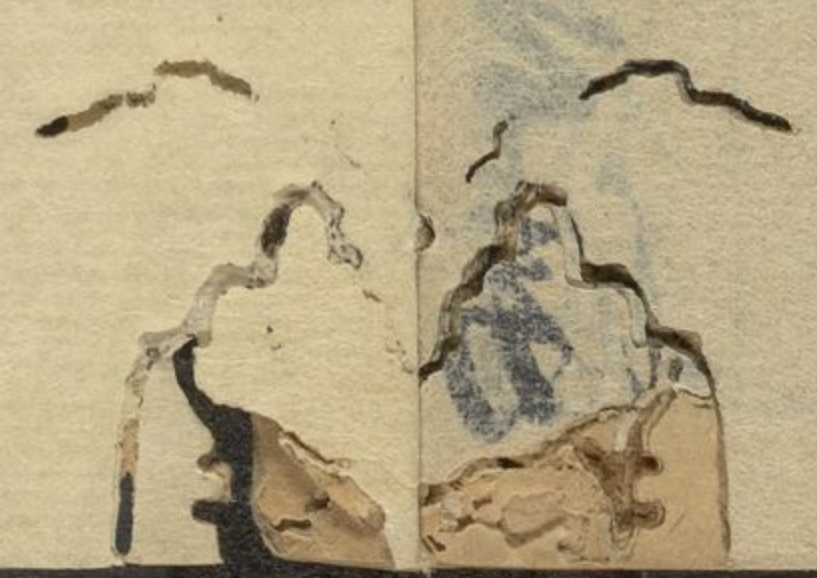
卷

五

第

十

八



HYL(C)

T
1898
8632
copy2
vol.15